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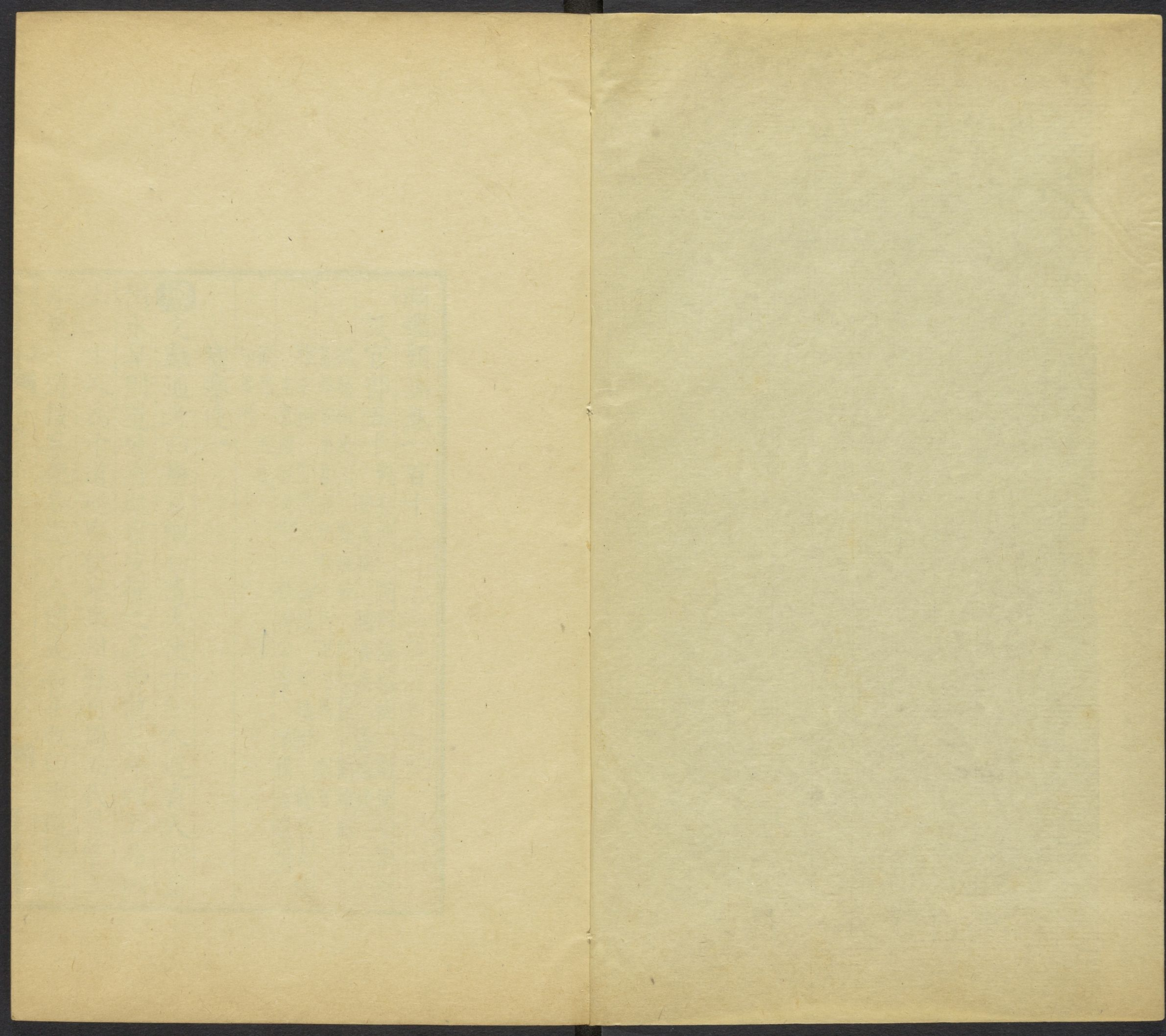
3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 1932

BT 9301.1341A

六

2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

設官部五十

觀察使

發運使

鹽運使

提刑使

按察使

鹽運使

鹽運使

鹽運使

鹽運使

鹽運使

鹽運使

鹽運使

巡鹽御史(附)

節鎮方岳幕僚總裁

推官(附)掌書記

主管機宜文字

從事(附)經歷

知事(附)

觀察使一

增文獻通考曰唐貞觀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

州水旱則遣使有巡察安撫之名神龍三年以五品以

上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察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三

年置十道按察使各道一人開元二年改曰十道按察

採訪處置使二十年曰採訪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寶末
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至道元年置
觀察使掌察所部善惡舉大綱凡奏請皆屬於州歲以
八月考其治以豐稔為上考省刑為中考辦稅為下考
宋沿唐制置諸州觀察使凡諸衛將軍及使遙領者其
資品並止本官敘祥符中詔觀察使並帶刺史政和中
詔承宣觀察使仍不帶持節等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
面觀察使司中京道高州利州上京道永州永昌東京
道益州寧州歸州皆設觀察使司 金觀察使兼於節
度使 元以其事寄於宣撫而觀察使不設 明設按

察司即觀察之職

觀察使二

增廉使

良帥

合璧事類曰柳公綽為鄂岳觀察使至安州刺史李聽以廉使禮事之又除

良帥澄清

世官

符夢

天中記曰宣宗因讀元和實錄見故觀察使章丹政

事卓異問宰臣孰為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

察使見丹行事遺風餘愛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

之拜江西南觀察使政簡易南方以為世官又曰鄭處

誨族父朗為定州節度使處誨為工部侍郎因早朝假

寐於待漏院忽夢已為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朗為

汴帥留連飲餞仰視屋棟飾以黃土賓從皆所識明年

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韋重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
迎勞仍致以書令先疏所夢比至汴宴於清暑亭賓佐
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黃土也四
座感歎移時處誨繼為節度刻詩廳中
設官部

豪右管背

中人斂手

合璧事類曰韓飲累遷桂管觀察使部二

吏持籍闕員飲下教曰須按籍取可任任之會春服使

至鄉有豪猾進賄使者求為縣令飲召鄉豪責以撓法

宗大中六年以令郡中由是豪右畏戢山堂肆考曰唐宣

怒餅黑鞭驛使見血少逸為陝虢觀察使有敕使過陝右

合璧事類曰沈傳師為江西觀察使徒宣州傳師於吏

治明吏不敢罔謹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

合乃法論山堂肆考曰唐德宗貞元四年以程懷直

為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景城弓高為景州并請除刺

史大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以徐紳賦物充物處

為景州刺史景城弓高皆漢縣名也賦物充物處

身勤儉彙苑曰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初潤州承王國

德裕自儉約以留州財贍軍雖儉而均故士無怨每期

賦物充物又曰敬晦歷浙西觀察使時南方連饑有

詔弛權酒茗官用告乏不抑穀價為緩租期肆考

晦處身勤儉貨力遂充

曰元和三年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坦到官值歲饑穀價

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賤價則商

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又曰韋溫為陝虢觀察使當輪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

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痛飲決事夜中登城又

賦可乎為緩期而租辦又曰元和五年呂

崔咸遷陝虢觀察使自旦至暮痛飲不醒簿領堆積至

夜分乃決事裁剖精明吏稱為神又曰元和五年呂

元膺為鄂岳觀察使嘗欲夜登城門已鎖守者不為開

丹宸六箴

蘭亭絕唱

天中記曰李德

削禁卹鄰

捐費贍吏

心王室遣使獻丹宸箴六首敬宗嘉納焉又曰元稹
為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稹鏡湖秦望之遊月三
四焉副使竇鞏海內知名與
積酬唱最多稱蘭亭絕唱
山堂肆考曰崔陵遷湖南觀察使舊法雖豐年貿易不
許出境陵至謂吏民曰閉糴以重困民豈人情乎因削
其禁又曰崔郾出為虢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奪
官俸助輸歲率八十餘萬郾曰吏不能贍私安能卹民
設官部

吾不能獨治安得徒自封 毀祠脩壁 搜物投江 中

耶即捐府中常費代輸 記曰韓滉遷浙東西觀察使築石頭五城自京口抵玉

山又毀上元道佛祠脩為壁由是建業抵京峴樓雉相

望域又曰李勉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前後

未年舟至者四千餘在官累年器用無增飾及代歸至石

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 吳

詣宗許之 美譽四騰 惡俗大變 奏為福建觀察

使為政清勤美譽四騰與宰相竇參有憾參常短毀之

又言湊有風痺帝召還驗疾非是由是不直參 又曰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南方信巫雖父母癘疫子棄之

刺史戎服 觀察雁銜 史齊映廉察江西行部過吉

州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庭映雖嘗為宰相

然驟達後進垣自恃前輩不欲以戎服謁入告其妻韋

氏謂垣曰卿自視何如人白頭趨小生前卿如不以此

禮見映雖黜死我亦無恨垣即以客禮謁之映深以為

憾至州奏垣過失鞠之無狀貶為衢州別駕 山堂肆

考曰貞元中賜觀察使新製時服上曰觀察以雁銜威

儀取其行列有序 設鄉校勸學 繕陴隍治兵 記曰

冀牧人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衮至為設鄉校使

作為文章親加講導由是風俗一變 山堂肆考曰張

建封貞元四年為徐泗濠觀察使時四 原連帥 廉

方多故乃繕陴隍益治兵四鄙悅附

察 求人瘼 分國憂 持節使 分郡節 觀風察

俗 振領提綱 澄清郡邑 鎮撫黎元 廉察諸侯

糾繩列郡 明闡使威 勤宣王命 藩維重寄

江海要衝 宣埋輪之威 白露冕之政 當聖治之

朝 委廉察之寄 俱出 白帖

設官部

官監頁函卷一百一

觀察使

日

增聲樂不聞山堂肆考曰薛平實鼎人易三鎮而烽

燧不置又曰王式為浙東觀察使賊裘甫作亂式擒送

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

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

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

封為觀察使入觀德宗禮遇加等還鎮賜詩又令中使

賚常所執鞭賜曰卿節義歲寒不移故以賜卿表卿忠

節也又曰唐扶為福州觀察使風節不立及

為治有威惠又曰僖宗時黃巢轉掠福建州人陳

以自代巖為治有又曰王緯與李泌嘗

威惠聞人安之為官甚清忠

恭判官泌執奏緯與已有私恩德宗許為泌報德故進

緯給事中後浙西觀察使闕泌擬緯帝曰是朕為君報

德者乎黃門要地獨不留議事耶對曰浙西

賦入尤劇緯為官甚清忠故請遣之詔可

蠲租錢

三百萬又曰衛次公為陝號觀察罷酤錢九十萬又

王仲舒為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禁民

私釀民甚苦之仲舒奏罷酤錢九十萬

增詩唐白居易喜元稹除浙東觀察使詩曰稽山鏡水

歡遊地犀帶金章榮貴身官職比君雖校小封疆與我

且為鄰郡樓對翫千峰月江界平分兩岸春杭越風光

詩酒主相看更合是何人

增制唐常袞授崔灌湖南觀察使制曰刺史按部外庶

數州道俗宣風所繫尤重今海內甫定方澄化源綱理

郡縣大明黜陟安人之寄歷選惟難必二千石職連者

設官部
尚監頁
觀察使

處之朗然明觀以訓天下具官崔灌明恕慈惠吏人之
師况本之以經術濟之以忠敬更於臺閣練達朝章而
識略沉達可以專方面之任自湘之東制以連率委之
監郡兼亦訓戎 又授李栖筠浙西觀察使制曰王制
千里之外設方伯選諸侯賢者而命之俾其遵俗宣風
大明黜陟今以刺史條察列郡西漢成式厥惟舊哉具
官李栖筠資朴厚之性秉禮義之宗明以辦政居官可
紀秩更三署名重一時抗黃扉之論駁舉冬卿之典制
自守毘陵尤精藩職初剪橫江之盜猶多擊柝之虞言
撫傷殘克施惠訓禮讓之風行於東國考其績用實最

方州震澤之北三吳之會有鹽井銅山有豪門大賈利
之所聚姦之所生資於大才濟我難理加以中憲雄茲
按部慎乃教令薄其征徭無倚法作威無割下附上勉
副朝寄以綏一方 白居易授嚴暮桂管觀察使制曰
漢制部刺史掌奉詔條糾吏理蓋今觀察使職耳桂林
秦郡也東控海嶺右扼蠻荒自隋迄今不改戎府地遠
則權重俗殊則理難馴而化之非才不可具官嚴暮嘗
守商洛刺黔巫州部縣道謐然安理是能用寬猛相濟
之政撫彞夏雜居之人跡其往効式在南邦况爾操行
端和文學精茂賓寺書府善於其官勉副前言佇申後

命 又授丁公著可檢校左散騎常侍守越州刺史充浙東觀察使制曰古者通守之土刺史按部從宜務簡今則合之故任日崇而選日重非庶平簡直兼豈弟之德者曾不足中吾選焉具官丁公著常以學行禮法誨予一人報德圖勞連加寵擢起曹書殿兼而委之二職增脩三命益敬朕以淞河之左抵於海隅全越奧區延袤千里宜得良帥俾之澄清往分吾憂無出爾右假左貂而帖中憲操郡印而握兵符勉哉是行佇聞報政又授裴堪江西觀察使制曰江西七郡列邑數十土沃人庶今之奧區財賦孔殷國用所繫茲爲重寄宜付長

才具官裴堪素蓄器幹久經任遇日者資其忠諒入爲諫議大夫藉其能良出爲左馮翊曾未周歲政立績成區區一郡未盡其用鍾陵要鎮可以委之夫簡其條章平其職役徇公率正以臨其人而人不安未之有也祇服厥命往脩乃官仍兼中憲以示優寵

提刑按察使一

副使僉事以下附

增合璧事類曰宋太宗淳化二年以司門員外郎董循等一十一人分充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四年省景德四年真宗謂王旦曰朕慮四方刑獄官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災沴今軍民事務雖有轉運使且地遠無由

知先帝常選朝臣爲諸路提點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
臣副之於是置諸路提點刑獄公事以朝臣充始命屯
田李拱爲之副以武臣閣門祇候以上充天禧四年加
勸農使俄改提點刑獄勸農使又以武臣爲副使天聖
六年悉罷明道二年復置嘉祐中有武臣提點河東刑
獄竊用公庫銀器及樂倡首飾議者謂武臣不可爲監
司罷之治平元年罷提點刑獄而委轉運司熙寧二年
諸路提點刑獄復差文臣其武臣並罷人皆以爲便十
年復置提點京畿刑獄掌察所部疑留獄訟勸課農桑
而按其官吏之不法別其廉吏以達於朝元豐因之總

郡國之庶獄劾其情實而覆以法督治奸盜申理冤濫
則隸提刑司歲察所部廉能而保任之若疲軟或冒法
則隨職事劾奏宣和初詔江西廣東增置武臣提刑一
員建炎元年以盜賊未衰諸路無武臣提刑處權添差
一次專管捉殺四年罷之孝宗乾道六年詔諸路分置
武臣一員又乞依故事加同字不從於是武憲橫於四
方淳熙末上知其不便遂不復除止除朝臣一員續
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按察諸道刑獄使有分決諸道
刑獄使官不常設有詔則選才望官充之金按察使
本提刑司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命提刑司除後於便殿

洪鈞類
卷一百一
聽旨每十日使副內一人入見議事如止一員則令判
官入見八月定提刑司三十三條明昌二年勅提刑司
五日一朝三年宰臣請罷提刑司不聽復定提刑司條
制承安三年以上京東京等提刑司并爲一提刑使兼
宣撫使勸農採訪事爲官稱副使判官以兼宣撫副使
判官爲名復改宣撫爲安撫各設安撫判官一員提刑
一員通判四員安撫使掌鎮撫人民稽察邊防軍旅審
錄重刑事安撫判官則衙內不帶勸農採訪事令專管
千戶謀克安撫使副內差一員於咸平一員於上京分
司四年罷咸平分司使上京副在東京各設僉事一員

四月改提刑司爲按察司貞祐三年罷止委監察採訪
使一員正三品掌審察刑獄等事副使正四品僉按察
使事正五品四年又設判官二員明昌元年以陝西地
闊添一員知事三年改提刑司令史爲書史上京者兼
經歷安撫司使泰和八年詔中都都轉運依舊專管錢
糧事自餘諸路按察使並兼轉運使副使兼同知僉按
察並兼轉運副添按察判官一員中都西京路按察司
官止兼西京路轉運司事遼東路惟上京按察安撫使
及僉事依舊署本司事遼東轉運使兼按察副使同知
轉運使兼僉按察司事轉運副使兼按察判官添知事

一員知法二員右中都西京並依此置陝西上京兩路
設僉按察司事二員上京僉安撫司事上京東京等路
按察司并安撫司使正三品副使二員正四品僉安撫
司事正五品僉按察司事正五品知事兼安撫司事正
八品知法四員從八品右按察使於上京副使於東京
各路設僉事一員分司勾當 元初立提刑按察司四
道曰山東山西道曰山北東西道曰河東陝西道曰河
北河南道至元六年以提刑按察司兼勸農事十三年
以省併衙門罷按察司十四年復置增立八道曰河北
淮東道曰淮西江北大道曰山南江北大道曰浙東海右道

曰江南浙西道曰江東建康道曰江西湖廣道曰嶺北
湖南道十五年復增三道曰江南湖北道曰嶺南廣西
道曰福建廣東道十九年增西蜀四川道二十年增海
北廣東道改福建廣東道曰福建閩海道以雲南七路
置雲南道又置海西遼東道二十三年以淮東淮西山
南三道隸內臺二十四年增河西隴右道罷雲南道二
十八年改按察司曰肅政廉訪司每道設八員除二使
留司以總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糧官吏
一切奸弊悉委之歲終省臺遣官考其功效大德元年
徙雲南行臺於陝西復立雲南道其後遂定為二十二

道每道廉訪使副使各二員僉事四員兩廣海南止二員經歷知事照磨兼管勾當各一員內八道隸御史臺江南十道隸江南行臺陝西四道隸陝西行臺明設按察司即觀察之職國初團練諸務專設按察司分巡兵備道以統之洪武二十年改按察分司爲四十一道本司按察使一人正三品副使二人正四品因事添設無定員僉事正五品亦如之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糾察官邪擒治貪酷禁詰強暴平讞刑獄雪理冤枉以振揚風紀副使僉事爲之貳副使僉事分巡提學兵備撫民巡海清軍屯田水利治河驛傳各專事焉官不備則

兼領之嘉靖十二年張孚敬攝都察院申明御史糾劾諸司其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臺諫不得挾私報復上曰此祖制也令通諭行之吾學編曰提刑按察

司甲辰年十一月初置於湖廣道正三品設提刑按察司僉提刑按察司事丙午令僉事周漬等定議按察事宜條具憲綱洪武元年浙江江西湖廣三提刑按察使李祥潘黼滕毅充議律官上大明令十年改正四品十三年罷各道按察司明年復遂定各道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忠五百三十一人爲試僉事人按二縣諭之曰治吏之弊莫甚於貪墨而庸鄙者次之今天下府州縣

官於斯二者往往有之是以弊政日滋民受其害故命爾等按治其地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二十年改按察分司爲四十一道二十二年復正三品三十年始置雲南按察司建文中改按察司爲十三道肅政按察司靖難後復故永樂五年置交趾按察司後罷

提刑按察使二

增合璧事類曰呂彛簡提點兩浙刑獄疏請緩建宮觀程役方冬水涸民苦輓運宜須河通以卒送之真宗以有憂國之心可其奏除侍御史知雜山堂肆考曰慶

曆中詔自今提點刑獄以朝臣充代還列功過三等以聞又曰呂居簡蒙正子也提點東京刑獄徐州人有告孔直溫等挾妖法誘軍士爲變居簡即令巡尉捕其黨誅之詔遷二官已而濮州復有叛者居簡馳往得其首惡誅之因大閱兵享士奸不得發又遷一官彙苑曰神宗用丁執禮爲河北西路提刑官諭曰朕惟河朔地重謹選監司故以御史爲之山堂肆考曰元祐中蔡挺提點江西刑獄時盜賊爲江西福建八州之患挺告諭所部有私藏器甲者許其首納原其罪由是所得兵械萬計盜賊從此衰息又曰淳熙中潘德廊提點

湖南刑獄武岡縣一歲收罪人三十六死者二十八皆平反之具奏其事上以其究心獄事進秩一等明獻徵錄曰周廷用爲江西按察使凡以書問至者令二吏於廳事公拆之請囑皆廢又曰石渠爲山東按察使審核重囚日有平反察舉貪廉令行禁止又曰陶垕仲爲福建按察使時福建多滯獄吏夤緣爲奸垕仲治贓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俸祿雖厚然自奉儉薄有餘悉以施貧者又曰劉鈺爲雲南按察使雲南外與哀牢交趾接鈺因俗爲治寬其禁令蠻獷畏而懷之又曰葛廷章爲江西按察司副使分道南昌簿牒填委廷

章剖決精詳奸欺內息請謁外屏以故疑讞競白平反無冤又曰卜大同爲福建巡海副使時有倭亂大同簡卒伍謹烽堠控險要大治樓船積糗糧以待賊又輯備倭圖記授吏士言悉而當又曰祝詠爲四川按察副使備兵松潘是時西南彝騷動詠徧歷林峒撫視籌畫松潘得以無事又曰汪應軫爲江西僉事執法甚嚴不爲貴勢撓乃存心平恕遇重囚惻怛哀矜多所平反又曰李夢陽爲江西副使提學勅許舉聞重事夢陽於振學莅士外大有更白又曰辛訪爲浙江按察司僉事抵任錢塘仁和二縣循故事具供帳悉却之或

以故事為言公曰辭受惟其當而已何必拘故事也
又曰崔碧為山東按察僉事分巡部屬剔濯奸垢振挈
紀綱事以無墜 又曰劉時敷為山東按察僉事分按
東兗兗訟牘積數百事逮數千人時敷裁決浹月而盡
訟為之衰 又曰陳敬為雲南僉事滿考將之京土酋
知其行李蕭索循故習贖以兼金異貨或勸之受敬大
怒叱之曰我司風紀二十年享有常祿猶懼弗稱况敢
暗昧改節以欺天平 又曰王金為浙江按察使僉事
分巡溫處二府時鎮守太監劉景依勢誅求會送災青
文冊索餽千金否即覺生溫守營餽物以俟金怒曰今

日之事以為民也奈何先割民媚一宦豎邪竟不餽劉
劉亦不能有加於是名震兩浙 又曰蔣信為四川僉
事管提學道杜請託崇實行人莫敢干以私開講於太
益書院名流一時翕然興起 又曰金賁亨為提學在
江右優選志行之士聚之白鹿書院中親與講論聖賢
為學次第明濂溪過化之由鵝湖同異之旨士人多所
嚮風

提刑按察使三

增 祥刑

司政

除田待問制命爾督視祥刑書曰四方司政典獄

臬事

外

臺

書曰汝陳時臬事下出除鸞良夫制

作詩諭民

用計擒賊

山堂肆考曰何

設官部

監頁

提刑按察使

耕除潼川提刑作諭民詩四十二篇郡邑家有其書或
 有犯法者父兄必誚讓之曰汝不誦何公詩乎由是往
 往知悔衆又曰辛簡公次膺除湖南提刑先是賊龍淵
 李朝擁衆數萬據衡之茶陵秦樞匿不以奏公至單馬
 趨茶陵用計擒賊將戮之齋榜招督捕盜賊平
 安奏升茶陵為軍至今無為盜者
 反獄訟又曰熙寧中丁執禮為河北西路提刑使上諭
 曰宋高賦言國家置提刑司蓋欲平反獄訟使民不冤
 自罷武臣以來止除朝臣一員兼河渠盜賊而州書繁
 多省閱不給請逐路置
 檢法官以專平獄疏駁
 立榜申冤帥師平賊向子
 志先提點湖南刑獄衡人思之繪公像建祠於城東青
 草寺再使湖北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云久負抑屈州
 縣不理者遷廣東提刑積年無告之冤咸得申雪又
 曰楊萬里遷廣東提刑沈師犯南粵萬里帥師討平
 之孝宗大喜詔曰仁者有勇又
 洗冤澤民訊獄活
 囚又曰淵源錄周有濂溪提點廣東刑獄凡荒崖絕島人
 跡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以洗冤澤民為已任

馬亮徙福建提刑至部覆
 訊冤獄全活者數千人
 立祠行教訪士禮廬
 徵錄曰沈霽為貴州兵備副使整飭兵憲動法聖賢建
 孔子廟朱子祠行白鹿之教彛民由是信服又曰周
 賢宣為海道副使是時兵革倥偬廬率
 諸士講道芝山書院訪脩潔之士躬禮其廬
 政漸復痛繩軍衛又曰潘珏為福建僉憲督理屯田考簿
 戒不復敢犯法諸軍衛厲民者痛繩之民益安焉
 一新邊儲寢給又曰吳道寧為山西按察司副使整
 邊堡塞俱募軍充實武備一新又曰張敏為貴州按
 察司副使時苗賊煽變饋餉莫繼敏設策通道大軍始
 得進邊儲寢給
 元惡授首渠魁悉殄又曰郭東山
 撫治東達適焚燹普法燭亂會兵討之躬冒瘴癘直抵
 葛魁諸寨元惡授首其烏蒙部諸寨亦隨宜撫輯之
 又曰楊華為山西按察司僉事值岢嵐寇發官
 莫能制華往征不旬日渠魁悉殄脅從盡釋
 設官部

提刑按察使

交至 號令一新 又曰蕭顯為福建按察司僉事領屯

六等欲浮江窺南京廷徵晝夜籌畫號令一新 軍伍

再清 戎務咸理 又曰朱瑄為山西僉事屬吏有不法

伍明恕不苛無隱沒誣枉之弊又曰王汝舟為 所建明 無少回屈 又曰龔鏞為四川按察使所至

又曰劉俊為河南按察司僉事遷副使所決獄多人

撫彞勦寇 簡帥練士 又曰賀元忠僉事雲南按察司

欽德為浙江按察司副使奉璽書巡海鎮巡官移檄敦

犯民彞敬愛 上下悅服 治尚寬簡若法不可原者

亦不貸民彞咸敬愛之以平恕施之上悅服稱有古憲

臣 振肅紀綱 脩舉憲度 又曰周津為雲南按察使

紀綱 尤無良者數人脩舉憲度張弛有度民彞安之 禁

絕賄賂 力拒權豪 又曰張翥為雲南按察使雲南諸

又曰羅安為江西按察使舉刺必協六條宿弊為 查

革冒名 告誡弗率 又曰邵蕃為陝西督學副使表正

餽皆不避權貴為之化導查革冒名援例諸生他邑食

士之貧且賢者從而衣食之其惰弗率者薄罰而告誡

敦重行檢 一本躬行 又曰胡憲為廣西按察司

崇雅黜浮敦重行檢召諸生講書史溫言諭之使人

各厭其意而去又曰汪應軫為僉事視學江西條教

課講明正學 發豪傑入衛 諭武勇立功 山堂肆考

務得真才 元兵入勤王詔至贛江西提刑文天祥捧詔涕泣發郡

中豪傑及溪洞山蠻有眾萬人以入衛 又曰鄭丙為

廣西提點刑獄有沙世堅立功贖罪遂戡渠魁以獻

有劇賊未獲公乃諭世堅立功贖罪遂戡渠魁以獻

相與尸祝之 至有繪像者 明獻徵錄曰歐陽瑜為廣

冤獄所至相與尸祝之 又曰諸僉事清積贖捕真盜釋

副使持法懸平吏民畏懷至有繪像祀於家者 按察

提刑按察使四

增百姓安堵 明獻徵錄曰吳嘉聰為山東按察司副使

堵人賴安堵 又曰孫壘為山西僉事巡

又曰錢洋為副使持節分陝益脩兵防飭亭 邊威赫

障謹烽燧訓農講武令嚴政肅邊庭晏然 然

然督餉愛養士卒約束裨校戎乘肅睦邊威赫然 仍兼

獄無冤滯 又曰童寅為江西按察使廉介能勤

留案 又曰馮本清為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漳泉諸府

川而下本清聯百艘為浮 大行威惠

湖堤以壯學宮增漏澤以掩枯骨 大示威信

威惠人行盜賊民安一方屹然 大示威信

廣西按察司僉事其地溪洞猺獞不時竊發自學

於所分巡地必大示威信由是猺獞咸知畏服

新以法 又曰張昂為四川按察司僉事查理鹽法蜀中

以新法 悉繩以法 屯多湮於豪胄悉繩以法

福興漳泉有警多 築堤沛徐 又曰何鰲為淮徐兵備

方防禦屢挫賊鋒 築堤河南 又曰章時鸞為河南

數萬築堤自沛至徐 築堤河南 又曰章時鸞為河南

延亘百里河不為害 築堤河南 又曰章時鸞為河南

南隄往來相 風化一新 又曰陳璘為廣西按察僉事

視不避風雨 風化一新 又曰陳璘為廣西按察僉事

設官部 風化一新 又曰陳璘為廣西按察僉事

提刑按察使

千里風化一新後改江西江西士
類素景其風爭自磨濯以求甄錄
身教大行又曰沈

西僉事湖廣山東副使提學三
士習丕變又曰陸鈇

省身教大行故一時多實材
為山東按

察副使職專學校嚴正文體其雕蟲靡麗
士習大變

者黜抑之所至敦尚孝弟士習為之丕變
士習大變

又曰何景明為副使督教關中士亦以經術世務
不

如其所自志關中士習文藝蓋自是一大變云
不

媚董讓又曰蘇葵為江西僉事提督學政公明士于服
不

奏葵遣法司盛洪等臨治洪欲刑葵守正不能詭媚讓誣
不接汪直曰

生數百排闥入擁葵而去事竟得白
不接汪直曰

婁謙御史督南畿學政以躬行實踐為教時中官汪直
勢炙手可熱謙絕不與接直甚銜之使羅校文致其短

竟莫能得未嘗色倦又曰邵玉為雲南提學僉事凡所
能得未嘗色倦

為損月俸又曰宗臣為福建按察副使督學校進退諸
給則為損月俸減

供具繼之以為常

提刑按察使五

增詩宋何夢桂和張按察秋山詩曰錢塘日夜水東流

回首孤山綠尚稠千載老仙隨鶴去百年此地少人遊

相逢柳色還青眼說著梅花總白頭身後閑名推不去

當年誤識薛杭州元迺賢賦鸚鵡送俾世南廉使之

海南詩曰朱崖擅珍鳥鸚鵡獨專名滿庭榕葉春晝晴

飛來却向花間鳴三月蠻江春水綠日斜還傍江頭浴

弱羽翻風濕翠流爪痕蹴浪珊瑚束間關更作斷腸聲

水流花落難為情烏臺使君午夢醒隔簾細雨春冥冥

虞集送魯子翬廉使之漢中詩曰封上頌臺禮輕車

設官部

提刑按察使

提刑按察使

入漢中節毛吹渭雨木葉動秦風把酒臺基古馳書歲
事豐朝回倚西閣日日數歸鴻 趙孟頫送陳都事雲
南銓選兼簡李廉訪詩曰送君銓選使滇池部落諸夸
自品題明月夢回夔子北長風吹度夜郎西山連塞雨
驂騑滑花落蠻雲杜宇嗁爲問霜臺李學士白頭官滿
尚羈棲 泰不華送趙伯常淮西副憲詩曰東華晨霧
正霏霏使者分符向合肥封事尚留青瑣闥蒙恩近出
紫宸闈江涵曉日明樓艦風引春雲上繡衣珍重故人
千里別綠尊須盡莫相違 虞集送韓伯高僉憲浙西
詩曰正月樓船過大江海風吹雨灑船窗雲消虹霓橫

山閣潮落鼉鼉避石砭闕下諫書誰第一濟南名士舊
無雙湖陰暑退多魚鳥應勝愁吟對怒瀧 范梈寄福
建廉訪使君詩曰臬府羣公表言官百世工君王資稷
高臺閣起黃龔吳越聯閩服蠻彝偃漢風九州諸道右
一柱衆流中虎豹精神肅豺狼道路通青冥行勁銳白
日貫精忠斧繡揚秋隼泉阿達夜蛩壺冰元自潔瘴雨
不勞空 明何景明送杭憲副兵備天津詩曰天津橋
北望京樓金鼓東行節使舟日月晝懸滄海樹龍蛇春
歷九河流百年貢篚通南極萬里旌旄屬上游莫笑談
兵樽俎上書生元不爲封侯 又送馬公順視學湖南

詩曰洞庭雲夢眼中寬襄國荆門掌上看三楚樓臺皆
壯麗萬年江漢自波瀾烟花白日空愁暮鴻雁青春尚
避寒莫道秦川歸未得人間今日路行難 李攀龍送
暉員外按察郢中詩曰醉擁驪駒不可留送君花發鳳
凰樓青春開府西陵色到日登臺北雁愁寒雨遠分荆
楚望白雲無盡漢江流共知人世悲難合倘得隋珠莫
暗投 又送魏按察之潞詩曰壺關上黨切雲霄憲府
中天插漢標山勢西臨三晉險地形東控兩河遙名從
出守高郎署策本和戎寵聖朝盡道疆場懸節鉞尤能
書札滿漁樵 又送杜青州按察楚中詩曰東方千騎

古諸侯憲府初開大樹秋北海清風猶滿座武昌明月
更登樓五雲過郢朝佳氣三峽吞江擁上游此地功名
誰得似君家元凱自荊州 又送馮汝言學憲之浙江
詩曰儒臣奉詔外臺居况復揚波海晏如門下美材收
竹箭卧中高士羨桐廬山川半入吳都賦風俗兼傳越
絕書始信工文官自達主恩垂老不曾疎 王世貞送
史僉事兵備邠涇詩曰汝過崆峒劔色開輕裘千騎擁
登臺旄頭夜向黃河出汗血秋從西極來置陣自傳司
馬法折衝真有卧龍才只今燕代論攻守沙海風生畫
角哀 又立春前一日過尹汝漁副使飲詩曰東走齊

河冰雪開鬱葱佳氣近樓臺相逢臘向尊前盡敢道春
從使者來落日千門飛雁去黃雲一騎按鵬迴知君且
住袁絲里陸博酣歌未易才 謝榛初春酬龔憲副性
之見寄詩曰昨報襄陽使者過歸鴻雪後度關河遙知
游宦驚時序不惜緘書到薜蘿日出漢江春氣遠雲連
楚樹曉陰多峴山誰與同臨眺羊祜碑前一浩歌

發運使一

增翰苑新書曰宋太平興國二年置江淮水陸發運於
京師端拱元年罷以其事分隸排岸司至道元年始命
洛苑副使楊允恭西京作坊使副李延遂及太子中允

王子輿為江淮兩浙發運使兼知制茶鹽事咸平二
年子輿復為制置淮南茶鹽是年令兼制置礬稅仍領
荆湖路三年以子輿充淮南轉運使四年又加都大發
運使景德二年復置一人後亦有二人副使以諸州副
使充景德二年制都監天禧二年官崇者或為副使秩
輕者為都監副使都監不常備景祐元年罷寶元元年
復慶曆七年上命發運副使更不置正使置司真州歲
漕江湖粟六百萬斛以贍中都渡江後江湖寇盜多發
運司第職糴買而已紹興二年罷以其錢帛赴行在八
年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戶部非生財之道請置諸路

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置司蘇杭戶部侍郎李彌遜請復
置發運使別給糴本錢數百萬緡廣行儲積徽猷閣待
制程邁為江淮荆浙閩廣經制發運使專掌糴事九年
廢發運司乾道六年復以戶部侍郎史正志為江浙荆
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朝論不以為宜汪聖錫
黃通老二尚書言之尤力執政不聽其年正志以奏課
誕謾遂廢司焉後復置以平江府守臣專領兼糴運之
事以餉淮軍

發運使二

增備賑糴 疏漕河
翰苑新書曰宋大中祥符三年江
淮發運使季甫言今春運米六百

七十萬石諸路各留三年以備賑糴又曰魯宗道遷
江准發運使疏真揚漕河廢三堰舟楫便之歲以八百
萬食京師疏支家河鑿泗州渠蘇州居數月為江淮荆
浙等路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歲漕六百萬石
石至京師又脩復泰州捍海堰復通戶三千六百民為
立生祠始建鑿泗州股渠以避長淮之險自是無覆溺
豐六年始建鑿泗州股渠以避長淮之險自是無覆溺
為哲宗朝再張綸疏五渠王鼎發八難又曰天禧為
江准發運使副使居二歲增米八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
於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仁宗
謂執政曰發運使總六路之廣宜得其人而久任之擢
天章閣待制在職十三年又曰慶曆中王鼎為淮南
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內侍楊永德奏請沿江置鋪
挽漕舟歲可省費六萬鼎議以為不可三司判官蔣永
德就鼎議發八難永德不復爭鼎因疏言陛下幸用臣
不可過聽小人有所變更以誤國計於是永德言始不
用後遂耀卿立中制薛向革舊弊又曰仁宗時都
設官部

卿言景德中江淮漕米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其後益至六百萬石故江淮之間穀價常貴而民貧請約咸平景德歲漕之數立為中制上以為江浙等路發運使領均漕米五十萬石又曰薛向為江浙等路發運使領均輸之職運舟兵士交相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舟以減迹向始募客舟以官舟運費募寡而物良舊弊悉去

考故事明信令

董媮懈檢欺隱

又曰許元擢江淮

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不數月京師足食乃考故事明信令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又曰權邦彥為淮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轉輸六路董媮懈檢欺隱覈逋亡責稽滯水程陸輟財用九重申命千里運糧一札疏奏足有詔嘉歎

榮 千艘督運

置司京輔

運餉淮瀆

興國三年

始置司於京邑

紹興八載復命使於蘇杭

汎吳江

之秋斂舩艫千艘

資淮浦之晨炊貔貅萬竈

銜尾

舳艫千里命泛舟之役

歡聲士卒一陶均鼓腹之恩

羽檄交馳當預講赤囊之策

糗糒宿峙方有資紅

腐之儲

廟堂有兵甲之問饋餉宜先

江淮為兵賦

之淵轉輸有賴

俱出翰苑新書

轉運使一

增事文類聚曰唐先天元年李傑始為水陸轉運使使

之名起於此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以侍中充江南淮

南轉運使而崔希逸為副使始此天寶以韋堅充勾

當轉運使第五琦充諸色轉運使劉晏充諸道轉運使

其後韓滉杜琮杜讓能崔昭緯皆以宰相充使而諸道

設官部

開元通志卷一百一

轉運使

三

分置巡院皆統於此五代罷巡院始置轉運使宋藝祖開基懲五季之亂藩臣擅有財賦不歸王府自乾德以後僭偽略平始置諸道轉運使以總利權開寶六年廣南平除徐澤爲判官蓋轉運判官始此其轉運使之名國初但曰勾當某路水陸計度轉運事官高者則曰某路計度轉運使太平興國初皆曰使兩省以上則爲都轉運使又置副使與諸路判官又置同勾當轉運事俄罷諸路副使真宗每用兵或令都部署兼轉運使王師征討則有隨軍轉運使事畢即停至道中詔曰天下物宜民間利病惟轉運使得以周知令更互赴闕庭見詢

問焉慶曆中復置熙寧二年詔轉運使用本資序人即充資序下一等爲權二等爲權發遣中興以來逐路都轉運使除授不常唯使副判官常置舊制轉運使除授皆命詞給誥渡江以後例給勅命後稍復舊轉運使副命詞運判則否六年諸路運判亦命詞給誥光宗熙寧以來使副運判不雙除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山西路都轉運使司有奉聖州蔚州應州朔州保州西山各處轉運使司官有轉運使轉運副使同知轉運使等員金初設轉運司後詔中外惟都轉運依舊專管錢穀自餘諸路轉運皆兼於按察其都轉運司有正使副

使等員 事文類聚曰元置諸轉運使從三品有同知副使又置漕運使從六品有副使知事等員

轉運使二

原 驢輦

木牛

白帖云永平中治石曰河從郁盧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吏民苦役死者無數使

全活徒數千人

又曰諸葛亮作木牛流馬運糧特行

數十里羣

漕轉山東

充羨天府

山東粟以給中都

官歲不過十萬石

白帖

增 置倉省運

濬渠通漕

事文類聚曰裴耀卿同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

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由盟津沂河而西三年積

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

又曰唐元宗擢韋堅為

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漕使漕水之左有望春樓堅於下濬為

渠以通漕帝為升樓詔羣臣臨觀曰關輔之間尤資殷

瞻比來轉運未免艱辛故置此渠以通漕運萬代之利

一而

負米先趨

置吏督察

又曰劉晏與元載書曰

先往

轉運

為任如是

又曰韋堅轉運

江淮租賦所在

置吏督察

飛芻挽粟

生財養民

漢書曰秦欲攻

芻挽粟起於黃陞琅邪至負海之郡轉輸河北率三十

鍾而致一石輸苑新書曰呂大忠除河北路轉運判

官大忠言古之理財視天下猶一家朝廷資者家也外計

者兄弟之家居雖異而財無不同未嘗有餘資而與者

也乃上生

奸吏悚服

重辟平反

山堂肆考曰趙抃

窮城小邑無所不至父老喜慰奸吏悚服

又曰胡則

為廣西轉運使按宜州重辟凡十九人為平反者九人

許其心計 勿入秋毫

使太祖遣曰卿貧凡所須並

借時官錢悉以便宜從事每歲運米百餘萬石以給京

師禮論許其有心計又曰楊萬里漕運江東凡行部

常自入悉歸之官為錢一千六百萬

勿

機事上聞

設官部

尚監負函卷一百十

轉運使

三

美餘無進山堂肆考曰太宗時魏廷式累官益州轉運使入奏帝謂曰百事具白中書對曰臣三千

里外乘驛而來以機事上聞願斷自宸衷非為宰相而來也即以澄清官吏豈特事誅求以剝下有能盡職本以致增盈者留為本路移用無得進美餘一

悚息八州知勸頗易其年少及發奸摘伏一路使部

召為右正言又曰彭思永為荆湖北轉運使義倫

却寶子美獻珠偽蜀有以珍寶為隨軍轉運使入成都

中所有惟圖書數卷上聞其清擢樞密副使又曰梁

子美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捐緡錢三百萬

市進珠賦斂寬平糧儲粗備荆湖北路轉運使當

用兵西方急於財賦之時獨不進美餘賦斂寬平他路

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又曰范純仁自陝西轉

運副使呂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必精意邊

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脩糧儲

粗備有事言來從奏旌賞翰苑新書曰歐陽脩為河

曰無久居計有事言來山堂肆考曰紹興中福建漕

使王時升到官纔一考見上供庫錢三十萬緡欲代納

本路拖欠鹽錢上從供調百萬億減冶數十萬文

宰執奏因旌賞之河北漕真宗幸澶州東封西祀供調

類聚曰李士衡為河北漕真宗幸澶州東封西祀供調

百萬億士衡有力焉又曰陳堯佐為河東轉運使河

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灰稅減官治鐵課歲數十萬以

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

豈為俗置都簿便民輸芻粟實邊又曰李燾副運

賦都簿未幾召還乞令本路毋廢此書上曰卿不為高

論務在便民甚善山堂肆考曰范祥為陝西轉運使

制置解鹽事以鹽募商旅輸芻粟於陝最為識大體

以實邊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公私便之

可為諸路法王文正公於政事堂公從容曰朝廷權

利至矣士遜起謝送更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

利識者曰此運使識大體又曰鮮于侁范景仁舉除

設官部尚監頁函卷一百一轉運使

利漕兼提舉常平上曰鮮于侁定利路致堯劾魏庠

富弼薦王紘又曰曾致堯為兩浙轉運使進致堯劾其罪

太宗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又曰富弼薦王紘為江

東轉運紘常言不法之人肆貪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千

萬家不若去之程異通盈虛王播析案牘

不充諸道轉運使程異為副異尤通萬貨盈虛又曰

王播充諸道轉運使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點吏詆欺

彰不小冊記兵糧在部蠲冗賦

為轉運使時以小冊記兵及糧以備調發今猶置背囊

中上令擇取之因給紙令上數以進曰不意頗收在部

禁中矣翰苑新書曰呂公弼為河北轉運使在部四

年蠲冗賦及民負債不能償者數百萬而官用自饒

經度一路財賦廉訪三等官吏

通財移用以充外計檢察儲積稽考帳籍則隸轉運使

又曰開寶九年詔諸道知州通判及臨事務官吏宜

令諸路轉運司廉訪其能馳原隰訪疾苦入溪洞

否第為三等歲終以聞趙汝愚將漕江西每輕車攜主案

諭禍福山堂肆考曰趙汝愚訪民疾苦自帥閩而下悉

嚴憚之又曰丁謂為夔州轉運使時溪洞蠻作亂謂

自入溪洞諭以禍福蠻酋感泣刻石境上還所掠萬餘

人原國用軍儲轉輸正稅漕運貢賦節省

勤王力宣瞻國府無虛月國有餘資俱出

陞華奎閣持節冰臺妙柬儒英榮司計節光

奉制函榮持漕節俱出新書

我役於泛舟况當庶富之朝宜從漕運之任漢

通糧道委於丞相晉開轉運任在尚書審遠近之

計人不告勞課遲速之程事無僞素當豐穰之時

設官部

轉運使

轉運使

三

所宜蓄積 領漕輓之務必在公勤俱出白帖 **增**承天子

詔斲辭覆錦之班 駕使者車來董飛芻之計 占星

出綈爭來竹馬之迎 諏日登車有賴木牛之助 千

艘銜尾民力已疲允資心計 萬竈連營軍須倚辦共

幹利源 皮之不存毛安附在仁人必體於負芻 源

之深者流必長繫今日豈容於竭澤俱出翰苑新書

轉運使三

原蕭何之功漢書高祖曰鎮國家不 杜預之計白帖云杜

尚書奏轉運之計增奏減丁稅福建路轉運使復古

塘以溉民田又奏乞減閩代輸郡稅江西路運副大

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閩

昌曰可以興利除害行吾志矣歲歛出可為模範山

錢十餘萬緡代輸四郡五等夏稅折帛可為模範山

肆考曰鮮于侁字子駿為京東轉運使比行司馬光曰

福星往矣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又語人曰今復

以子駿為此一轉運使誠恐非宜然欲救東土之敝非子

駿不可此路福星也可以為然諸路轉運使之模範矣

未可輕改又曰至道元年荆湖轉運使何士宗上言執

判以下姓名政大臣領外郡申轉運司公事只宜書通

府不繫品位朝廷憲典未可輕改也不納毀譽新書

曰孫甫為此陸黜官吏而州縣視其職掌不納毀譽新書

樂否以此陸黜官吏而州縣視其職掌不納毀譽新書

不尚苛察山堂肆考曰王素為淮南都轉運使兼按察

劾吏有自投舉賢為務又曰宋楊察相尚公獨不苛然

-5 270 35 870" data-label="Text">

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掇讀碑廢務翰苑新書曰孫何

其碑辨識文字以求古碑字磨滅者揭之館中何至則讀

粟行三百里

管子任法篇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

百里則衆

歲至四十萬

山堂肆考曰劉晏領東都河

有憂色

漕之利與害各有四載以漕事晏故得盡

其才歲輸始至代宗馳使勞曰卿即朕之鄭侯也凡歲

致四十

賜緋衣袋帶

南轉文類聚曰侯陟除淮

及羊酒

又曰王隨直史館出為京西轉運使時隨父母

以羊酒賜使過

家時人榮之

原自江淮至渭洛

淮書經東自江

一鍾致一釜

漢書蓋言運糧費一鍾

增即有澄清之

志曰山堂肆考曰李絢除京西轉運使時呂文靖執政謂

才氣高爽故有此授宜副朝廷任

必須平允之吏

新書曰咸平元年上謂輔臣曰諸路轉運使按察官

吏使權甚重必須平允之吏寬猛適中卿等其慎擇

轉運使四

增詩

宋蘇子瞻謝鮮于君詩曰我懷元祐初珪璋滿清

班維時南隆老奉使獨未還迂叟向我言青齊歲方艱

斯人乃福星遣出虛危間 王介甫送王瞻叔利路運

判詩曰王孫舊讀五車書手把山陽太守符未駕朱轡

辭輦轂却分金節佐均輸人才自古常難得時論如君

豈久孤去去便看歸奏計莫嗟行路有崎嶇 周必大

送韓希道移漕江東詩曰饋餉隨蕭不作難秦淮今視

漢秦關天開虎踞龍蟠處地近雞翹豹尾間洗印先經

三峽寺觀風徧踏九華山盡收奇秀歸詩稿却趁賡歌

供奉班 楊廷秀送周元吉顯謨將漕湖北詩曰君詩
日日話歸休忽解西風一葉舟黃鶴樓前作重九水晶
宮裏過中秋職親六閣仍金馬喜入千屯看木牛繡斧
光華誰不羨一賢去國欠人留 劉克莊送陳魯叟使
君赴廣西漕詩曰闔郡留無計忽忽奪父師使君三月
政遺老百年思遠宦生華髮輕裝載舊碑海山應有恨
未得謝公詩

增表宋蘇頌淮南轉運使謝上表曰竊以州郡備官所
以分釐於民務朝廷遣使將以布宣乎主恩付一道之
事權用六條而舉察賦輿出入俾以均輸吏治否臧責

之薦黜自匪綿更於事任詎能振肅於治綱若臣者始
自書坊出分使竹俄從褰服入佐計籌粗收歲月之勞
蔑著分毫之效豈謂伏遇皇帝陛下察庶工之任使矜
人職之良勤拔於省僚授以利柄矧惟淮海之郡實搯
東南之衝昔號奧區今逢樂歲五稼盈疇而遂茂四人
勤力以厚生料乎漕運之程無煩趣辦之急若乃事體
貌以為風采盡銖兩以斂民財顧在懦愚誠多闕略重
念上慈天覆聖治日新官無內外之儲事息憂勤之繫
昨臣受任之始獲面於清光陛下臨遣之言曲加於勉
諭自省最為踈遠何圖亦記淵衷豈非以委任之優故

特示拊循之厚雖乾坤厚施非報謝之可言而犬馬微生第勤勞而思舊倘馳驅之有用期終始以勿渝真德秀江東漕謝到任表曰兩螭夾侍久點近班四牡載馳叨分劇部假中祕隆儒之寵爲外臺將指之光望過所期感深以惕伏念某材非適用幸有逢辰屬漢廷更化之初首唐室登瀛之選金鑾夜直承密命者六期玉陛晨趨對清光於再稔凡吮墨濡毫之任皆振纓我弁其間吏責旣稀所願優游於邇列王恩未報寧忘眷戀於本朝其如親闈喜懼之年當謹人子清溫之職輒援公輔辭翰林之請庶幾潘岳奉版輿之權分太守之符

日須成命出少府之節遽沐殊恩懷章而過里門閱宿而臨封部敬卜中和之節重宣寬大之書輶傳初馳旄倪爭覩謂朝廷所以輟柱下之史蓋聖主所以安江左之民因博採於風謠頗究知其疾苦以垂罄之家而困追呼之日以屢豐之歲而多流徙之人官無足證之簿書里有難平之徭役文移星火不勝胥吏之誅求牒訴丘山半爲賦租之煩重興言及此勿救可乎輒殫朝夕之咨諏兼體公私之緩急賦難遽省盍漸損賦外之征民未易蘇當先去民間之蠹竊自量其綿薄恐終負於選掄敢不以阜俗爲阜財之方以悅民爲悅親之本灌

輸所仰媿初無鞭算之能樽節是先唯敬佩玉音之訓

鹽鐵使一 巡鹽御史附

原弘羊計 孔僅領 罷帖云昭帝詔賢良文學對策願

四彝安邊足用之本往返相詰因集之為鹽鐵論又

曰漢武時治鑄煮鹽財或累至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

乃丞領東郭咸陽孔僅為大司 **增**給軍饗 出重臣

黃羣書備考曰唐劉晏為鹽鐵使凡宮闈服御軍饗百

官祿俸皆仰給焉 明朱健治平類纂曰明制兩浙淮

出風憲重臣奉詔行天下鹽以爲常 **盛**貢獻 **變**鹽

法又曰唐鹽鐵使李錡盛貢獻以爲常 **固**寵大臣皆厚賂

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 **練**網賜宴 **涂**禎空手

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 **還**朝賜宴光祿以示優異

徵錄曰練綱字從道拜浙江道監察御史景泰中巡

兩淮鹽課權貴爲之斂手還朝賜宴光祿以示優異

又曰涂禎爲巡鹽御史時劉瑾亂政以鹽貨源也因遂

厚望於視齋者禎巡鹽還以空手見瑾怒下禎獄杖

三十戌 **爲國持法** **有功賜金** 靖中督兩淮鹽課爲

肅州衛 **爲國持法** 其議掣鹽必求官商兩利不輕差官

人忠懇爲國持法 又曰曾翀爲御史出綜齋政有功賜

縱掣以開弊門 又曰曾翀爲御史出綜齋政有功賜

金 **補鑄祭器** **周**視齋池 又曰御史出綜齋政有功賜

帛祠撤五司徒廟銅像應龍效像復設至是金堂復碎

五銅像補鑄文廟祭器 又曰姚三讓爲御史出按三

河醴周視齋池高下不令 **豪**強斂跡 **炎**瘴無避

鹽鐵使二

禮列卿紀曰左鈺直隸阜城人成化中拜監察御史督

德興人弘治中強斂跡而鹽有餘課 又曰張憲江

浙鹽法親歷諸場炎瘴無所避尋加右都御史仍督其

設官部

鹽鐵使

鹽鐵使

三

原牢盆之價

白帖曰孔僅咸陽上言願募民自給費因

價直不得

煮海之利

法始於漢

取在於彞張疑

私鑄鹽器

為越雋太守定笮臺登平甲水三縣舊出鹽鐵

去郡三百餘里彞之邊徼自固張疑盡取得用

矯制

令鑄

又曰博士徐偃行風俗矯制使

置使監賣又曰

大觀

與荀或書曰鹽鐵國之

罷鹽鐵而復置

又曰武帝

變鹽

鐵官三年而復置之

幹鹽鐵而權酷

出漢佐賦

濟時

牢籠地財

侵削人利

政先圖大

事貴

舉中

雖仁無禁利

左傳公無禁利

而道有從權

用之不

窮實惟贍國

取之以道豈曰奪人

當軍戎之時宜

充國用

委權筦之務必仗時賢

執漢法而行務雖

苟得奪齊民之利敝將若何

鹽運使一

增續文獻通考曰元初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秩正三

品兩淮內附以提舉馬兒范章專掌鹽課之事至元十

四年始置司於揚州使二員同知副使各一員運判二

員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三十年悉罷所轄鹽司以其

屬置場官大德四年復置批驗所於真州采石等處鹽

場二十九所每場司倉司丞管勾各一員辦鹽各有差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秩正三品使及同知運判各二

員至元十四年置司杭州大德三年定其產鹽之地立

設官部

增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一

鹽運使

三

法錄卷之十一
場有差仍於杭州嘉興紹興溫台等處設檢校四所鹽
場三十四所每所司令司丞管勾各一員 福建等處
都轉運鹽使司秩正三品使及同知運判各二員經歷
知事照磨各一員至元十四年始置市舶司領煎鹽徵
課之事二十四年改立鹽運司二十九年罷立提舉司
大德四年復為運司徑隸行省凡置鹽場七所每所司
令司丞管勾各一員 四川茶鹽轉運司成都鹽井九
十五處散在諸郡山中至元二年置興化四川轉運司
專掌煎熬辦課之事八年罷之十六年復立轉運司通
轄諸課程事二十二年置四川茶鹽運司秩從三品使

同知副使運判各一員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置鹽場
一十二所每所司令司丞管勾各一員 大都河間等
路山東東路都轉運鹽使司設官與兩淮等處同大都
常以戶部尚書充使山東以中書左右部兼使俱頒分
符印巡行郡邑以防私鹽之弊大都河間等路鹽場二
十二所設官與前同 河東陝西等處鹽司所屬解鹽
場管勾同管勾各一員河東等處解鹽提領所正提領
副提領各一員安邑等處解鹽管民提領所設官同前
檢校批驗所至正二年中書省奏準於杭州嘉興紹興
台溫四處各置檢校批驗所官一人相副官一人 權

茶都轉運使司元統二年於湖廣江西置司 明太祖
初置都轉運鹽使司於兩淮吳元年置於兩浙洪武二
年置於河東陝西河間長蘆福建五年置四川納谿白
渡二鹽司及四川茶鹽都轉運司又明年革茶鹽都轉
運司十三年定都轉運司正四品後改從三品鹽課提
舉司國初已漸增設建文中改廣東鹽課司為都轉運
鹽使司又有煎鹽提舉司制如府 都轉鹽運使司都
轉運使同知副使各一人判官無定員其屬經歷知事
庫大使副使各一人所屬衙門鹽課司批驗所鹽倉各
大使副使各一人 鹽課提舉司提舉同提舉各一人

副提舉無定員其屬吏目庫大使副使各一人所屬衙
門鹽課司批驗所鹽倉各大使副使各一人

鹽運使二

增詩明李攀龍送張轉運之南康詩曰此去專城又楚
都遙臨五嶺壓三吳坐來齋閣江聲合忽傍檐帷嶽色
孤白晝落星寒劒氣清秋石鏡滿冰壺美人欲報瓊瑤
賦彭蠡春深雁有無 又送都轉運劉使君還萬安詩
曰十年西省結交歡別後雲霄尺素難郡接荆衡分岳
牧場開海岱領鹽官五溪誤見明珠拾千里誰將老驥
看莫道賜環非近事新懸白日照長安

防禦使一

增合辭事類曰唐武后聖曆元年以夏州鎮領防禦使防禦使之名始此開元二年薛訥為隴右防禦使天寶中安祿山犯順大郡要地當賊衝者置防禦守捉使至德後置節度使大郡要害之地置防禦使以治軍事刺史兼之不賜節代宗即位諸州防禦使並停明年授田承嗣魏博等州都防禦使俄遷節度使蓋防禦使之名不廢也大率防禦隸所治州歲以八月考其治否宋沿唐制置諸州防禦使唐防禦使在團練使之下宋陞之於上官制舊典防禦團練刺史均謂之正任外官初除

管軍使帶正任刺史或隨其人見帶遥郡就除之其橫行諸司使帶遥郡防禦使者年勞至深邊功優異即落遥郡為正任官其團練使刺史則無去遥郡以上應管軍臣僚因乞改軍職遂以本官出守或領副總管方有帶正任者乃國朝舊制其宗室國戚除再遷便領正任續文獻通考曰遼神冊中置東平郡防禦使後增設於東京道廣州鎮海府冀州衍州安廣軍各設防禦使司有防禦使防禦副使 金天會中沿邊州置防禦司防禦使一員同知通判等各一員 元至正中每州添設州判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俱兼防禦使事 明

不設

防禦使二

增干城

毛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

禦侮

又曰予曰有禦侮

朕之腹心

唐代宗永泰二年制曰諸道節

度觀察都防禦使朕之腹心

節

升之軍禦

制曰升軍

御之任增

扞防之秩

龍溪制曰

閑禦之任

除曹

使節之華

德政詔撰

合辭事類曰

閑禦之任

除曹

曰正名閑

邊功無敵

又曰真宗時楊

閑禦之任

除曹

詔徐鉉撰

州民立碑

安州防聚曰五代

州人立碑

郭玉

皆畫其

州民立碑

安州防聚曰五代

州人立碑

郭玉

像事之

州民立碑

安州防聚曰五代

州人立碑

郭玉

吏民數百人詣監軍馮守規請立碑

州民立碑

安州防聚曰五代

州人立碑

郭玉

頌德詔中書舍人富儀撰文賜之

州民立碑

安州防聚曰五代

州人立碑

郭玉

為齊州防禦使歲不登以俸分施飢民

州民立碑

安州防聚曰五代

州人立碑

郭玉

人懷其惠相率詣闕頌其德政立碑

州民立碑

安州防聚曰五代

州人立碑

郭玉

防禦使三

增制

唐賈至授元載豫章防禦使制曰荆湖之交撫之

以連率貢賦所入董之以使臣非通才多可曷稱斯任

具官元載識度明允幹能貞固懷龍泉之利器抱鴻羽

之榮姿彌綸典章能練南宮故事精詳政理嘗聞五府

辟交豫章雄鎮襟帶江湖干戈始寧安人是切俾爾藩

守緝熙厥政常袞授杜濟東川防禦使制曰左綿之

東地方千里有被山帶江之險藉安人禦侮之能具官

杜濟明敏通識達於政理本以忠信飾之文學利器能

斷長才多可累佐戎幕勤宣武經於蜀之疆積有邊効

九伐之謀必勝三軍之士多師選在人望委茲藩守用能訓其師旅惠此閭閻俾叅中憲之任兼懋臨戎之績錢珣授李繼文隴州防禦使制曰具官李繼文久從戎旅深達機謀忠信交脩德刑並務御衆而推勞必報徇公而約法甚明元帥上聞朝章可舉兼進祝鳩之命更揚建隼之威夫牧伯之居憂寄實重使功名之充位在富貴而可圖已列諸侯勉爲政事

團練使一

增合璧事類曰唐肅宗乾元初置團練使守捉使大領十州小者三五州代宗時元載當國命刺史悉帶團練

使大曆八年晉州男子郇謨欲以三十字上獻多譏切元載其言團者願罷諸州團練使大率團練皆隸所治州歲以八月考其治否宋沿唐制置諸州團練使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漢軍都團練使司官曰漢軍都團練使金不置元至正中置奉元延安等處團練安撫勸農使司於耀州鞏昌等處團練安撫勸農使司於邠州每道置使二人同知副使各二人明團練諸務專設按察司分巡兵備道以統之

團練使二

增刺舉

訓練

攝刺史制曰仍假符於刺舉除皇叔祖克依制曰團練訓練

無檢

設官部

增補頁

團練使

三

操 持軍簿合辭事類曰工部侍郎錢昱為鄂州團練使昱淑子也歷三州無善政至是郊祀進

秩上謂宰相曰昱貴家子無檢操不宜任丞 訓練為

事 中御參權又曰兵團之制以訓練為事除王

戎團之列 判官可罷除曲珍制曰戎團之列合辭

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輔軍即今副使司

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

團練使三

增制唐常袞授辛德謙丹延團練使制曰具官辛德謙

山西出將代有勳業長才偉略主之以忠峻節明斷服

之以禮頃者職貳留府朔垂分鎮橫絕大漠堅守孤城

能詳武經載討軍實推以恩信著其威懷士卒知方羌
彛服化休有茂績著於北邊用觀勞臣俾膺重任委以
蕃事捍茲戎疆列在儲宥之右叅於憲臺之長中外兼
榮服我嘉命

節鎮方岳幕僚總載一

原杜氏通典曰節度使有副使一人行軍司馬一人習

法令自漢魏至隋總伐出征則刺史都督將軍等 判官

官置長史司馬諸曹參軍為之僚佐按官置司 判官

二人分判倉兵騎曹四曹事 掌書記一人齊表奏書記

夏王義恭取丘 叅謀無員或二人或一 隨軍四人分使

巨源為掌書記 又曰採訪使有判官二人分判尚書六行 支使二人

設官部

制法負心卷一百一

節鎮方岳幕僚總載

三

分使出入職如推官一人推鞫皆使自辟召然後上聞

節度使之隨軍其節度防禦等使僚其未奉報者稱攝佐辟奏之例亦如之**增**宋史志曰

宋有節度使觀察使防禦團練宣撫安撫置制轉運提

刑常平諸使總計其僚屬有叅謀官叅議官掌書記司

馬支使推官判官主管機宜文字幹辦公事準備差遣

及從事等員按宋諸使有常置亦有不常置者僚屬隨時選授辟召無定員續文獻

通考曰遼南面節度使設官甚衆大略採用唐制其屬

有行軍司馬軍事判官掌書記及觀察防禦判官等員

金節度使其屬有節度判官觀察判官防禦使亦有

防禦判官 元都總管其屬有經歷知事照磨兼管勾

等員 元招討司經歷一員 明承宣布政使司其屬

有經歷都事照磨檢校理問庫大使等員各省提刑按

察使司其屬有經歷知事照磨檢校司獄等員

節鎮方岳幕僚總載二

增晉書曰陶侃鎮武昌殷浩庾翼等皆為佐吏時武昌

號為多士 唐書曰權德輿字載之未冠以文章稱諸

儒間韓洙李蕪杜佑裴胄交辟之 又曰劉悟節制鄭

滑奏賈直言置幕中悟纖微乖失直言必盡禮箴規以

是美譽日聞 又曰李石字中玉初辟李聽幕府從歷

四鎮有才略為吏精明 又曰周墀節度鄭滑表韋澳

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吾澳曰願公無權墀
愕眙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天下
治矣烏乎權墀嘆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 又曰孔戡
佐昭義李長榮節度府長榮死盧從史自別將代之得
志益驕戡遂以病歸洛陽李吉甫表置幕府從史曰是
欲舍我而從人耶即誣以事自貞元後帥鎮劾奏僚佐
不驗輒斥至是給事中呂元膺執不可憲宗遣使諭曰
朕非不知戡行用之矣 聞見錄曰謝希深歐陽永叔
官洛陽同游嵩山歸暮抵龍門雪作留守錢文僖遣吏
以廚傳散伎至且勞之曰山行良苦當少留龍門賞雪

府事簡無遽歸也 遼史曰張儉調雲州幕官故事車
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聖宗獵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
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先是上夢四
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聞儉名始悟召見訪及世務奏
三十餘事由此顧遇特異 元史曰賈曾選燕南山東
道奉使宣撫幕官考績居最遷中書省檢校官

節鎮方岳幕僚總載三

原戲談

入幕

晉書曰陶侃為督諸參佐戲談廢事侃責之曰君子當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

望自謂宏達耶通鑑曰郗超在桓溫帷中

增辟許

韓

羅溫石

翰苑新書曰張建封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其禮必均許孟容韓愈皆置幕府

設官部

節鎮方岳幕僚總載

卷一百一

三

韓愈集送溫處士序節度使烏公鎮河陽之三月以石
 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
 才於是羅而致之幕下皆為顯人後多顯達
 新書曰韋抗所表劉昇卿王倕王燾為僚屬後皆為顯
 人為羅又曰崔衍為宣歙池觀察使所擇從事多得名流
 幕中之士以良士而贊賢侯重弓旌以光樽俎居
 後多顯達以良士而贊賢侯重弓旌以光樽俎居
 易行盧商制曰以良士而贊賢侯宜乎多成功而鮮敗
 事矣五代會要漢乾祐勅云翹車著詠彘帛垂文式
 重弓旌以光樽俎允奉幕
 中之畫以稱席上之珍

原賓榮 主禮 賓佐

賓僚 交辟 苟進 青油幕 蓮花幕 掌軍謀
 膺使檄 載筆旌旄 運籌帷幄 受命辟書 祇事
 戎府 任在軍要 權制兵機 任為從事 禮以上
 賓 參謀幕府 制勝樽俎 盛府求賢 戎書辟士

從軍則望重仲宣 王粲也 佐幕則才高阮瑀 字元瑜
 魯連飛書燕將得而自殺 陳琳草檄魏祖讀以愈風
 行軍司馬

增善文辭 唐書曰李逢吉罷相領山南東道節度使表
 敗 憶獻而擢 又曰嚴綬副劉贊為宣歙團練使贊卒
 李說病軍司馬鄭儋總留事悉庫物以獻始河東節度使
 姑息方鎮若帥死不他命即用軍司馬代為節度時德宗務
 情至是帝頗憶綬所 奏辟幕府 又曰裴度以宰相節
 獻故擢為河東司馬 奏辟幕府 度彰義軍宣慰淮西
 表馬總為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 多所違異 五代
 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 多所違異 史曰
 郭崇韜領成德軍節度使改任鎮州事託之而園與崇韜
 素相善又為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託之而園與崇韜
 違異

設官部 行軍司馬

判官 推官(附)

增宣饒分置

唐書曰李芄為長安尉李勉觀察江西表

亂支黨盤結苑請以宣之秋 驗治左道 劔南表班宏

為觀察判官青城人宏以道謀作亂事覺誣引 自往

屯將規緩死眾洵懼宏驗治即殺之人心大安

就辟心欲表徽宗時王徽為右拾遺徐商罷政事守江陵

公知徽安得不從商大 監軍嚴憚 又曰鄭滑節度使

喜表署節度府判官 志謙卒攝總留務監軍楊志謙雅自肆眾皆恐戮邀

自誣活人 五代史曰高防字脩已晉時張從恩移澶州

器為之從其直從恩召防詰之防即引伏洪進得其罪給曰判官

防終不自明既而悔之命騎追及防不得已而還賓

主如初後稍稍有言防自誣以活人從恩益加敬禮

勸之歸朝

又曰趙贊為河中節度使懼漢疑已潛遣親

請先入朝為申理贊即遣怒請關漢祖問贊何以附蜀

容臣贊意國家務安臣民所以介懷憂恐謂陛下終不能

漢祖許之贊即入朝後歸宋為賢帥 累雪冤枉 史

曰辛仲甫周廣順中郭崇掌親軍領武定節制署仲甫

掌書記顯德初出鎮澶淵仍署舊職崇所親吏為廂虞

候部民有被劫殺者訴陰識賊魁即捕盜吏也官不敢

詰仲甫曰民被寇害而使自誣服壺政甚矣焉用僚佐

為請易吏以雪民冤憤崇悟移鞫之乃得實狀 忠於

崇移鎮仲甫隨之凡三為節度判官累雪冤枉 忠於

所舉 又曰劉昌言禹謨少篤學文詞靡麗得第為保

設官部

刑部

判官

星

琦副之復以洙為判官洙上疏論兵請便殿召對經
 白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官時
 畫攻守又曰田况字元均夏竦經畧陝西辟為判官攻
 策范仲淹議未可出師况上疏言出師有七不可以臣
 所見夏竦韓琦尹洙等同獻此策今若奏中罷則是自
 相違異欲果決進討則又仲淹執議不同乞召兩府大
 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不必先用輕舉則全威制勝有
 功而無患也於禁絕淫祠又曰曹穎叔進士及第歷
 是罷出師議薦其才徙夔州路轉運判官夔峽尚淫祠人
 不事醫而專事神穎叔悉禁絕之乃教以醫藥糧
 芻立具又曰建炎時王次翁除漕司預鳩糧芻三十萬以
 備發次翁即以具報長沙帥檄漕司預鳩糧芻三十萬以
 可乎吾以一路常平上供計之不啻三十萬已而賊不
 犯境冷巖十俊完顏守貞禮接士大夫在其門者號冷
 巖十俊奎其一也改都轉運司行賓主禮又曰胡礪
 度支判官上京等路提刑判官

河北西路轉運都勾判官行臺平章政事高禎之汴道
 真定燕於漕司礪欲就坐禎責之礪曰公在政府則禮
 絕百僚今日之會自有賓主禮禎曰汝他日為省吏當
 何如礪曰當官而行亦何所避禎壯其言改容謝之
 面授朝官宋史曰太宗時簡州軍事推官王澥引對
 澥經學出身一任幕職例除七寺丞上曰吾已許之矣
 可與東宮官琪執不從擬大理丞告牒進入軍節度推
 右贊善大夫推原赦令又曰趙抃為武安軍節度推
 琪勉從命推原赦令又曰趙抃為武安軍節度推
 用者法吏當以死扞曰赦前不盧億諫延廣曰五代史
 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謝而生之盧億諫延廣曰五代史
 福中景延廣留守西洛表盧億為判官時國用窘乏取
 民財助軍河南府計出三十萬緡延廣欲並緣以圖羨
 利增為三十七萬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既富且貴今
 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貲於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
 而元衡重柳裴唐書曰武元衡節度劍南柳公不
 與吹笛者右職又曰李復為鄭滑節度使表盧坦為判
 設官部判官昌

有善笛者大將等悅之詣復請為重職坦笑曰大將久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慚遠出將

掌書記

增小朝廷 唐書曰僖宗時河東多亂帝欲大臣臨制乃拜鄭從謹檢校司徒以宰相秩復為河東節

度使詔自擇參佐從謹即表長安令王調自副兵馬員外郎劉崇龜司勳員外郎趙崇為節度觀察府判官前

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遺李渥掌書記長安尉崔澤支使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言得才多也

真書記 五代史曰李璠唐末舉進士荆南成汭辟掌舟載兵數萬璠諫曰一舟容甲士千人糗糧倍之急不

可動不若以勁兵屯巴陵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

祖破匡疑果得趙喜曰此真書記也 辨楚所為 唐書

乃先奏而後聘後李說嚴綬鄭儋繼領太原引之幕府

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 高郢之忠 郢又曰高

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為數稱之 郢勸不如西迎乘輿懷

光引佐邠寧府懷光將還河中郢固止之郢因與

賊羣將未集郢恐為懷光所乘與李鄴固止之郢因與

然後引郢岳張延英謀間道歸國事泄懷光先斬二將

作疏草 又曰李紳字公垂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

法賓客莫敢言會使召紳稱病留後王澹為具行錡

怒陰教士鬻食之即脅使者為眾奏天子幸得留錡

紳作疏紳陽怖栗至不能為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

誅乃免錡 辭甚辨麗 五代史曰李襲吉乾符中舉進

官後去之晉晉王以為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

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為我答之及
 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於世
 又曰周顯德二年宰相李穀征淮南李昉為
 記室宗
 覽軍中章奏愛其辭理明白已知為昉所作
 及見相國
 寺文英院集乃昉與扈蒙崔頌劉衮竇儀趙
 逢及昉
 弟載所題益善昉詩稱贊之曰吾久知有此
 人矣
 藩鎮元僚宋史曰呂餘慶仕漢歷周遷濮
 州錄事參
 宗曰得非常為濮州糾曹者乎即以定國
 軍掌書記
 太祖歷滑許宋三鎮餘慶並為賓佐及即位
 自宋毫觀
 察判官召拜端明殿學士自太祖領藩鎮
 餘慶為元僚
 及受禪趙普李處耘皆先進用餘慶恬不
 為意及處
 與普忤旨餘慶獨為
 真人輔弼
 又曰太宗以殿前都
 辨明時稱其長者為
 出為忠武崇義二軍掌書記太宗即位乃
 召入熙載
 時嘗行嵩陽道中遇一叟熟視之曰真人
 將與子當
 居輔弼之位言訖不見及居太宗幕下頗
 盡臣節
 義兼師友又曰尹洙字師魯舉進士改山
 南東道掌
 記遷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勅榜朝堂戒百

官為朋黨洙上奏仲淹忠亮有素臣與義
 兼師友則
 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其官
 復為掌書
 監唐州說令狐納節唐書曰齊映補河南
 府參軍事
 酒稅州說令狐納節唐書曰齊映補河南
 府參軍事
 彰疾甚引託後事因說彰納節歸
 卮酒辟書記五代
 諸子京師彰從之即以女妻映節歸
 卮酒辟書記五代
 後唐莊宗戰胡柳掌書記王誠一歿於陣
 還軍太原置酒
 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卮酒辟一書於
 於座因舉卮屬
 巡官勸晉祖母反祖又曰趙瑩為人純
 厚美風儀晉高
 馮道鎮常以瑩從高祖將起兵太原以
 問諸將吏自
 是徙鎮之瑩獨勸高祖反高祖雖不用其
 言心甚愛
 或贊成之瑩獨勸高祖反高祖雖不用其
 言心甚愛

叅謀 叅議 附

增王戎諭降唐書曰裴度節度太原署王戎為叅謀時

乃聽不愧大父宋史曰鎮叛度令戎往諭承宗至泣下

設官部 叅謀 叅議 附

獨竄二人餘釋不問曰吾大父尉崇安日獲寇二百坐
 死者七十餘人大父謂此飢民剝食爾烏可盡繩以法
 悉除其罪不以微賞乞置軍正府試戶部尚書呂頤
 吾其可愧大父乎
 浩視師以彌大為參謀官彌大奏王導謝安為都督未
 嘗離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願浩不宜輕動又言已為天
 子從官非宰相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事
 以察官郎官為之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妄自
 尊大奪子羽有備又曰張浚宣撫川陝辟劉子羽命吳
 玠歸和原守大散關分兵悉以文字交又曰范成
 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
 陸游為參議官以請慎名器子陽策論進士與定間
 文徐州行樞密院參議官上言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今
 為金銀牌即古符節也其上有太祖御畫得佩者甚難
 兵興以來授子頗濫市井道有太祖御畫得佩者甚難
 黃白相望非所以示信於下也
 宗時金主亮南伐上親征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
 文參謀軍事權知建康府禦之乃有采石之捷時劉錡

在鎮江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
 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
 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

觀察支使

增一時高選唐書曰李栖筠觀察浙西判官許鳴謙名
 支使幕府皆互相引辟又曰僖宗時高駢領鹽鐵辟

支使寶亦辟駢與母東歸五代史曰張策字少逸少
 從子寶亦辟駢與母東歸五代史曰張策字少逸少
 十餘年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
 行瑜策與婢育與其母東歸積雪中行者憐之勸

無反漢又曰王祐字景叔晉天福中鄴帥杜重威辟為
 常勸之作書貽鄉人以不聽祐坐是貶沁州司戶叅
 軍因作書貽鄉人以不聽祐坐是貶沁州司戶叅

山必反謂賊必反及是聞真卿拒祿山即遺真卿書曰
 設官部

夫子為衛君乎真卿喜署寧河北探訪支使既而賊攻平原寧勸固守真卿不從夜亡過河見肅宗行在帝問狀真卿對不用穆寧言故至此帝異之馳驛召寧

主管機宜文字

增游晏殊門宋史曰張洞字仲通晏殊知永興軍奏管

敬士尤深出世忠子又忠不附和議出彦直為浙東安

機宜文字南軒助父官又曰張栻丞相浚子也為廕補

文字時孝宗新即位後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

以人為不及汝愚辟子崇憲書寫機宜文字勤王

忠義集又曰胡閱休字良敏知兵從辛道宗勤王南渡

杜門休為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閣休發憤選集各

國字金史曰李木魯阿魯罕八歲時選集各國字僕散

相曰阿魯罕所言可行者即行之除順天軍節度使

增給散軍儲宋史曰畢仲游為轉運司幹辦公事從高

夫三十萬一旦悉集轉運使范純粹李察度受其賦而

仲游集諸縣吏乃可會僚屬議皆不知所為以委仲游

其名數以為質預飭具斛量數千洞撤倉庾牆使贏

然者至其所大軍遂行純粹察歎且謝曰非君幾敗吾

事判官改辟又曰陸游通判夔州王炎所助為多

又曰李椿歷官寧國軍節度推官才精強張浚辟為

設官部密精審所助為多勸之決去右相李椿復除

不可為勸之去明年春浚出視師椿曰小人之黨已勝
公無故去朝廷蹤跡必危浚心是之而自以宗臣任天
下之重不忍決
去未幾果罷

從事

增城華州五代史曰王易簡字國寶僖宗幸蜀長安兵

保衡易簡仍在幕府會唐莊宗果壞莊宗不能攻而去
易簡固請築城版築始畢外城進士也時李守貞據河

請焚書

又曰王溥漢乾祐中進士也時李守貞據河
計之辟溥為從事河中平得賊中景崇反鳳翔周祖將兵
相之交結語周祖籍其名將按之溥諫曰書多朝貴及藩鎮

而一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一而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信釋氏每晨誦佛經或日盥
君貴為藩侯不能勤恤百姓
遜謝無

溫色無
掌財貨宋史曰沈倫字順儀周顯德初太

而一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一而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而一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一而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而一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一而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而一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一而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而一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一而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而一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一而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而一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一而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而一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一而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而一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一而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而一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一而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而一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一而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而一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一而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而一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一而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而一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一而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而一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一而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而一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一而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而一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一而切焚之既照氛沴自消願

增學宏以肆元史曰李術魯神字子翬從蕭克弘及京

之擢河東道論性與儒又曰張德輝少力學數舉於

潛邸召見問曰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

又問或云遼無往不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

知金季乃所親親執中雖用一儒對曰遼事臣未周

爵及論軍國大事存亡儒何咎焉世祖然之
者三十之一國之存亡儒何咎焉世祖然之
獄明獻徵錄曰雲南按察司經歷甚多強執不受請託

經歷知事附

皆太祖留幕府繼領滑許宋三鎮
南節度入覲曰臣從
事柳渾有出人之見
下筆不休又曰李商隱博學強

不能自休
下筆不休又曰李商隱博學強

不能自休
下筆不休又曰李商隱博學強

不能自休
下筆不休又曰李商隱博學強

不能自休
下筆不休又曰李商隱博學強

不能自休
下筆不休又曰李商隱博學強

不能自休
下筆不休又曰李商隱博學強

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詔
 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居部九歲舉為守相成帝綏和
 元年以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
 更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哀
 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 後漢光武
 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外十二州各一人其一州屬司
 隸校尉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中興所治有
 定處舊常以八月巡行所部常以秋分行部郡國錄囚
 徒考殿最不稱職者為殿其有能者為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
 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皆有從事史假佐建武十一年初斷州牧自

還奏 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元嘉元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延熹二年復

斷之 或謂州府為外臺謝夷吾為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察聲

實為九冠 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惟置牧是時天下方亂

豪傑各欲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牧

州牧之任自此重矣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

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即

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吏李膺為青州刺史守

令畏威明 魏晉為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

為持節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領兵者武冠

而晉罷司隸校尉置司州江左則揚州刺史自魏以來

庶姓為州而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庶姓謂非帝族凡單車

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不論持節假節晉制刺

史三年一入奏甲午詔書曰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宋與

魏同梁刺史受之明日辭宮廟而行皆持節後魏天

錫二年又制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比古

之上中下三士也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孝文太和

中次職令上黨王天穆世襲并州刺史又李崇為并

發則擊之州州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

遂多擒獲諸州置樓自崇始自後魏北齊則司州曰

牧而北齊制州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

自上上州至下下州凡九等後周則雍州曰牧而制

刺史初除奉辭之日備列鹵簿凡總管刺史則加使持

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及蘇綽為六條之制初文帝秉魏

政令百官講習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

居官六條之例其畧曰其一先治心心不清淨則思慮

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郵獄訟其六均賦役靜帝大象元年詔總管

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隋雍州置牧餘州

並置刺史亦同北齊九等之制總管刺史加使持節至

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

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理一郡而已非舊刺史之職按

魏置使持節節奉使官之任隋氏廢郡而以刺史牧人

既非使官則合罷持節之稱其時制置不以名實相副

設官部

官監貢

刺史

三

名及於邊遠小郡刺史縣令三年一遷諸有兵處則刺

乃不徵典故之失煬帝乃別置都尉十四年改九等州

史帶軍事以統之煬帝乃別置都尉十四年改九等州

縣為上中下三等煬帝大業初復罷州置郡為司隸臺

大夫一人巡察畿內又有司隸刺史其刺史十四人巡

察畿外諸郡亦有六條之置與漢六從事四十人副刺

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輶巡郡縣十月入奏唐武德元

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為刺史而雍州置牧至神龍二年

二月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二十人一道以左右臺及

內外官五品以下堅明清勁者為之兼按郡縣再暮而

代至景雲二年改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十年省十

七年復置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

其有成旅之地即置節度使仍

各置印天寶九年三月勅本置採訪使令舉大綱若大

小必由是一人兼理數郡自今以後採訪使但訪察善

惡舉其大綱自餘郡務所有治於所部之大郡至德之

訪使為觀察觀察皆并領都團練使其僚屬隨事增置

分天下為四道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各因其

山川區域為制諸道增減不恒使名沿增文獻通考

革不一舉其職例則皆古之刺史云

曰宋制諸州刺史無定員無職任特以為武臣遷轉之

次序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諸州各有州刺史與古

之州牧刺史大小頗異金州名不同設防禦者謂之

防禦州設刺史者謂之刺史州元以州次於郡刺史

不設明不設州刺史而州次於府各置官屬

設官部

洪鑑卷一百一十一

刺史

四

原黃恭交州記曰秦兼天下改牧為郡監察郡縣糾遏非常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曰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行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寵請託所監六條二

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漢書曰武帝時田叔少子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舉刺三河奏事稱意又云王尊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又曰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駐車決遣五六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意博臨事乃

至於此 又曰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字細侯拜并州刺史行部至西河美稷百小兒各騎竹馬迎伋拜伋問曰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苦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須期乃往 又曰周舉字貞先為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

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又曰皇甫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租賑饑民民歌之曰天下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又曰种暠為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彞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並貢前刺史卒後遂絕暠至乃復向化永昌太守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 東觀漢記曰李珣為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 又曰段熲起於徒中為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旂

騎馬殷天蔽日連騎相繼數十里 謝承後漢書曰王
閎遷冀州刺史閎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賓客號曰
王獨坐 又曰李燾為青州刺史發璽書於本縣傳舍
乘法駕駢驂朱軒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懼悉豫棄
官 又曰賈琮字孟堅為交趾刺史時州人屯兵反即
移書告示使其安資業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
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乃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
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
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
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 又曰百里嵩為徐州

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注東海金鄉
祝其兩縣僻在山間嵩傳駟不往二縣獨不雨老父干
請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 又曰巴祗字敬祖為揚
州刺史憤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滲曝用之處暝暗之中
不燃官燭 又曰周乘為交趾刺史舉奏二郡穢濁太
守屬縣解印綬棄官者四十餘城 魏志曰劉馥為揚
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貢獻相
繼數年恩化大行 又曰徐邈為涼州刺史立明訓禁
厚葬斷淫祠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
通荒戎入貢皆邈勲也 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

并州刺史匈奴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又曰陳泰字伯元爲并州刺史懷柔民彞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付還之 又曰張旣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旣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 又曰賈逵字梁道爲豫州刺史逵曰州本監郡謂察二千石以下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於是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 魏略曰裴潛爲兗州時常作一胡床及去留以掛壁 王隱晉書曰山濤

轉爲冀州刺史自濤居州甄拔隱屈搜求賢才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爲盛 又曰庾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乃心夙夜情存治道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 又曰庾翼都督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又曰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州界有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者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到水所酌而飲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重千金若使彞齊飲終當不易心 又曰山濤爲冀州刺史裴君秀與濤書曰處

方伯之任殊亦為高但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 晉陽
秋曰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荊州定省家貧
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歸質賜絹一疋為道糧
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安得此質曰吾俸祿之餘故以
為卿糧爾晉武帝問威曰卿孰與卿父清威曰臣不如
也帝曰何以為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人
不知 曹嘉之晉紀曰羊暨為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
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 梁書曰蔡道恭字懷儉出
為使持節右軍將軍司州刺史後魏圍司州會道恭病
篤呼其兄弟及諸將曰以死固節毋令吾沒有遺恨令

取所持節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既不還朝欲與同誓
可與棺柩相隨也 又曰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
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既
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送迎 隋書曰劉仁恩為
亳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刑部尚書 會稽先賢
傳曰綦母俊為交州刺史詔賜高山冠絳三匹擁節臨
難授命立功討賊以報上心 三輔決錄曰蘇章為冀
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案得其好貨乃設酒
接以溫顏太守喜曰人各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
日蘇孺文與故人歡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白奏事

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界肅清 又曰韋康代父為涼
一作州刺史父出止傳舍康入官時人榮之 華陽國
 志曰趙琰為青州刺史有貴要囑託琰於廳事前置大
 器水發書投置水中無有所報 又曰郭賀字喬卿為
 荊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之曰厥德神明郭喬卿志正
 朝廷上下平明帝到南陽巡狩賜三公服勅行部去襜
 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增**唐書曰姜暮拜秦州
 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
 答元功涼州之路近為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靜之暮至
 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

悉來歸首士庶安之 又曰顏遊秦遷廉州刺史撫卹
 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之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
 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慰勉之 又曰太
 宗詔朝集使刺史以上升殿親問之曰卿等在州何以
 撫教定州刺史薛獻對曰老者國家所養臣每存卹之
 少者國家所使臣每勸誡之田疇荒廢漸加墾闢禮義
 既行產業咸振此皆稟之聖化非臣之力太宗曰如公
 之奏足稱循良清淨為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又曰賈
 敦頤曹州冤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
 每入朝盡室而行惟敝車羸馬羈勒有闕以繩為之見

者不知其為刺史也後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滹
水每歲泛溢漂流民人敦頤奏立堤堰自是無復水患
又曰田仁會永徽初累遷郢州刺史以善政聞時屬
亢旱仁會自暴祈禱竟獲甘澤其歲大熟百姓歌之曰
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旱田致雨山出雲
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又曰開元十三
年元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在得人許景先首中其
選自吏部侍郎出為虢州刺史後轉岐州 又曰薛大
鼎為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
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

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
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
復水災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
美政河北號鐙脚刺史 又曰敬暉除衛州刺史時河
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脩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
非粟不守豈有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
吏咸歌詠之 又曰蕭定大曆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
績惟定與常州刺史蕭復濠州刺史張鎰為理行第一
其勸農桑均賦稅逋亡復歸戶口增加定又冠焉 又
曰段秀實為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

原鄭穎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
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羸財退公
後端居靜慮而已 又曰劉贊爲歙州刺史以勤幹聞
有老婦捃拾於叢林之間猛獸將噬幼女呼號搏而救
之母子俱免本道觀察使韓滉奏爲異跡加金紫之服
累歲遷常州刺史 又曰李惠登授隋州刺史州遭李
忠臣希烈殲殘後野曠無人惠登朴質不知學居官無
枝葉率心爲政皆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
之二十年間田疇闢戶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歌
謠其能 又曰韓愈爲潮州刺史旣視事詢吏民疾苦

皆曰郡秋水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
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
投之秋水呪之是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秋水盡
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 又曰朱敬則
爲御史冉祖雍所誣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代到還鄉
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馬一匹諸子姪徒步而歸
又曰許圜師轉相州刺史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圜師不
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爲廉士其
寬如此 又曰齊瀚定州義豐人爲汴州刺史河南爲
雄郡自江淮達於河濟舟車輻輳人庶浩繁前後牧守

多不稱職惟倪若水與瀚皆以清嚴爲治吏民歌之
又曰陽城爲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
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產民多
矮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號爲矮奴城憫其編氓歲有
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
無不感泣 又曰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境內有蠶一年
四熟者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繭歎曰
非善政孰能至於此乎乃表薦之 又曰馬燧改懷州
刺史乘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吏失耕稼燧乃務脩教
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

至秋界中生穠穀人頗賴之 又曰皇甫無逸爲同州
刺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
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
人往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衣帶以爲其炷其廉介
如此 又曰呂元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常歲終閱
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
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以爲期吏曰賊不
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
感義相引而去 又曰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土俗以男
女質錢過期則沒入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

錢贖之歸其父母 又曰天授二年正月天后內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繡作山形繞山勒迴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思平清信忠勤勞進躬親自此每除都督刺史必以袍賜之 又曰袁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爲伊州刺史祿山之亂西北邊戍兵入赴難關隴郡邑皆吐蕃所拔惟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賊百端說誘終不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旣盡糧儲並竭城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聞之贈工部尚書 又曰貞元初德宗以奉先縣令鄭珣瑜爲徐州刺史昭應縣令韋武爲遂州刺史華原縣令崔琮爲汝

州刺史藍田縣令韋貞伯爲舒州刺史蓋屋令李會爲郢州刺史錄善政也各賜馬一匹并彩物衣服以遣之 又曰劉禹錫授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奏禹錫母年八十今播州乃猿狖所居人跡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至不得行則須與子爲死別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使得終養上曰夫爲人子每事尤須脩謹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豈可以此論度不能對上曰我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忍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爲連州刺史 又曰崔珙太和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

使入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時高瑀鎮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先代珙鎮廣南授珙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 又曰孔若思為衡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為之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駕李欽罪犯請加鞫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 又曰蕭復累遷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境內復輒以賙貧人為有司所劾詔不削階受代親友

咍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責 五代史梁書曰

開平四年九月詔曰魏博營內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福州牧同於閑冗俾循通制宜塞異端並河南州諸例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唐憲宗朝烏重胤為滄州節度使嘗稱河朔六十年能抗朝命者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耳若二千石各得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奸豈能據一墉而叛哉遂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隸收管自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惟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

合其事矣 又曰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也親戚謂曰
公身俸二千石鬢有白髮家無肥美田園何以爲子孫
計元信曰吾本無文經武略遭遇先帝風雲之會繼提
郡印位在親臣平生之望過矣每以衣食豐足爲愧安
有積貨治產欲爲豚犬後圖不亦愚乎聞者美之

刺史三

原布政

露章

梁書曰夏侯世龍字世龍爲豫州刺史弟

之曰我之有州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曰何武字君公爲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
露章服罪爲虧除免之而已不復極法九江太守戴聖
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爲大儒多優容之武使從事廉
得其罪聖懼自免後毀於
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
立祠
罷市
又曰晉祖逃

行恩德及卒人爲立祠 又曰羊祜卒人出爲巷

執蛟

放魚

山堂肆考曰隋嘉州刺史趙昱時有老蛟
蛟奮波而起 又曰唐孟簡工於書爲常州
刺史與盧仝遊 北湖盡買漁人所獲魚放之

投環

種松

又曰唐袁仁植
國公宜自領乃改訪梁州刺史或說王敦手書譬釋因遺以

玉環

植蘭

又曰宋羅疇爲

紫薇

種松

又曰宋羅疇爲

職田

植蘭

又曰宋羅疇爲

記

種松

又曰宋羅疇爲

原長一州

植蘭

又曰宋羅疇爲

阜兆民

種松

又曰宋羅疇爲

州各有封域

植蘭

又曰宋羅疇爲

設官部

種松

又曰宋羅疇爲

者為之使統領二百一十國以有一州土地集安萬民故云牧以地得民也尚書周官曰以倡九牧阜成兆

增古方伯

漢舊官

合辭事類漢何武曰刺史古

州牧刺史漢舊官

陽名子

薛字孫

城為道州刺史

州人感其德以陽名子

又曰唐薛逢為巴州刺史

原訓導諸侯

督察郡國

國語曰周宣王欲得國子之

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欲使訓導諸侯者按註賈侍中

博奏漢家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

安寧其有異材功著者輒登擢秩卑加賞咸勸功樂進

今增秩為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

功効凌彞奸宄不禁臣

施教九郡

宣風萬里

請罷置刺史如故奏可

王隱

奸邪陳長吏可否皆給穀五百斛別駕主簿奉行九郡

聘

文施行之才宜令宣風萬里為青州刺史以統戎政

聘

求耆德

旌顯異行

續漢書曰郭伋及拜并州刺史前在

邑老少相攜邀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州中耆德

陶氏

家傳曰陶清為荆州刺史與參政事分祿以養之

石崇積財

王戎治

宅遠使商客積財不貴

又曰王戎為荆州刺史有司

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

勿令領兵

不宜去武

棄治民之術脩將帥之令領兵以事久專上疏曰今牧守

千騎長人

三虎隨

武備後寇賊起以為無備遂大亂

增

經學政事

撫字催科

山堂肆考曰漢蕭育為冀州刺

為吏民悅服

又曰唐陽城左遷道州刺史治民如治

設官部

刺史

刺史

刺史

曰撫字心勞 草木知名 耆老歌德 又曰唐張萬福

刺史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御也復賜舊名

隴右又曰狄仁傑為寧州刺史史德美者盈路 議選朝臣

詔舉良才 臣天中記曰開元十一年山東早朝議選朝

平元帝遍問朝宰曰今天下始定亟須良才請卿各舉

所知羣臣未有對者帝曰吾已得一矣王褒曰未審

為誰帝曰歐陽顧 無留無滯 亦易亦難 曰始興王

公乃授武州刺史 無留無滯 囚及還朝人歌之

澹為荆州刺史曹無留事獄無滯囚及還朝人歌之

又曰王雍為相州刺史魏主戒之曰作牧之道亦易亦

難其身不正雖令而行故難 截燈遮圍 辭絹乞留 中

記曰澤州奏前刺史延韜夜開城門赴關 太平御覽曰韓

城兼截下馬鎧延韜夜開城門賜州人 神武嘉歎乃留

人勅遷秦州刺史神武欲還仍賜州人 神武嘉歎乃留

焉 治尚簡易 政號廉平 山堂肆考曰唐獨孤及為

愛戴餘糧棲畝甘露降庭 又曰唐劉德 廣設耳目

威為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 廣設耳目

州刺史帝謂曰懷博之俗 千里眼 又曰李延賞為青

世號難治宜用好腹 俗 面察能否 妙選賢良 曰

唐宣宗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能否然後

除之 又曰唐則天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嶠等奏

言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除授牧伯望於臺閣

寺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太外命書名探之得鳳閣侍

御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 鑄鐵灌賊 哭金感

首又曰魏楊津除相謂曰刺史不畏利槩掠州境津置鑪

星相攻奪毗患為西寧州刺史史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號

方伯體又曰隋楊達為第一鄧趙三州刺史文帝差品天子

州刺史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體均賦他郡還諸

本州與所至常稅廢芻休請均賦他郡中書為近州乘

免號而與他郡此守私惠耳休曰刺史直徒蒲州刺

不救豈為政哉訖如休請又曰唐李素直徒蒲州刺

史將行還所餘儲并釋畫像自戒 哦詩自娛後周

器於本州齋圖書就道畫像自戒 哦詩自娛後周

申徽為襄州刺史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又曰唐

韋應物為蘇州刺史在郡暇日惟焚香哦詩以自娛

父子風教 兄弟聲譽又曰魏鄭述祖繼其父道昭

其父執以歸首述祖原之自是無盜又曰唐岑羲陝州

小鄭公相去十五載風教猶相同又曰唐岑羲陝州

總管甚有政績弟仲翔為陝州風觀月樓 三梁十

刺史兄弟相踵為守並馳聲譽風觀月樓 三梁十

驛又曰魏邢邵為西兗州刺史有善政在郡起清風觀

鄭二州刺史甚嘉之言笑不苟 廉能可述又曰唐韋

斂均省上甚嘉之言笑不苟 廉能可述又曰唐韋

又曰唐塗曉以中散大夫為江州刺史廉能可述號為

金聲 下車驗獄 單騎造營又曰隋辛公義遷并州

坐廳事終不還閣又曰隋仁壽中山獠作亂資州刺

史衛文昇初到官單騎造其營鞭人持稻 與軍采

葛稻侃問晉陶侃為荆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

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又曰魏李遷大怒

有異味輒分嘗 阡陌聚觀 風俗頓革又曰唐李邕

上計京邑早有盛名人傳其眉目怪異至阡陌聚觀後

生望風門巷填隘又曰魏寇雋為梁州刺史州人俗

荒曠多為盜賊雋為立庠序 楊津下教 何安勒箴

勸農桑數年之間風俗頓革 楊津下教 何安勒箴

設官部 楊津下教 何安勒箴

詞蓋類 卷一百一十一 刺史

又曰魏楊津為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齋絹為賊所劫津
 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者在城東被殺若有
 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云是已子津於是遣騎追收
 並絹俱獲又曰隋何妥為龍州刺史有負笈游學者
 妥皆為講說教授之門又
 飛鳥食蝗 大駁食獸 伯元來謝
 為梁秦二州刺史時蝗害禾循自咎責忽有飛鳥千羣
 下食蝗殆盡又曰兗州刺史忽有甌山後魏時數有
 大駁食獸咸為兗州刺史忽有郡界忽見衣紫披甲者
 又曰唐張開為荆州刺史至郡對曰某荆州內外所主
 數十人自雲中而下開問其故對曰晉殷仲堪為荆
 州刺史先是君令堪收葬江邊迎耳棺其門前溝忽起
 夜夢有人自稱徐伯元來謝且曰水中前溝忽起為岸
 岸其名曰州君將為州也至是果臨荆州
 摘發貪暴 又曰唐張開為荆州刺史至郡對曰某荆州內外所主
 曰唐姚璿遷益州刺史去境內明經者至四
 吏貪暴璿摘發之無所容貸 力拒暴軍 禮接儒士

又曰唐張光輔討越王軍士恃功多暴狄仁傑時為豫
 州刺史力拒之董士以平賊縱暴橫是一越王死百越
 南生也如得王公董士以平賊縱暴橫是一越王死百越
 王遜也如得王公董士以平賊縱暴橫是一越王死百越
 州刺史禮接復州儒士又曰高允為懷州刺史見邵公廟
 毀鼻亭祠 乃曰邵公之德關而不禮為善者何望乃表
 聞脩葺之 又曰鼻亭祠在永州府道州城北舊傳象
 封於此後人祠之唐刺史薛伯高州刺史聚曰戴叔倫
 鼻亭神 作均水法 還移稅錢 事撫州刺史歲爭灌
 祠記 作均水法 還移稅錢 事撫州刺史歲爭灌
 溉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 又曰李渤為虔州 錄名
 刺史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賦米二萬石 屏風
 對之得才否狀輒疏於下方擬廢置 錄姓曰唐元宗自
 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為刺史大理卿源光裕等十一
 人皆在選中命宰相諸王以下餞於 祝神虎斃 禱
 洛濱賜以御膳上自書十韻詩賜之 刺史

井泉湧

天中記曰謝傑為高州刺史境多虎夜入郭中

無傷愚民因獨宿殿庭中是夜忽有物咆哮其聲如雷

遲明視之數虎悉斃太平御覽曰趙郡王叡除北朔

州刺史內防外禦備有條法有無郡王之處

禱而掘井泉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

蕭恪四客

又曰陸馥為相州刺史以友禮待之詢以政

事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

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

有蓄積故樊鄧歌之云江千萬蔡五百王

新車庾大宅及恪還梁武問之恪甚慙恧

夢三口刀

又曰楊德幹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

德幹不得以問郡丞等莫能知劉毅對曰三人以禾益之手

持益之禾持以問郡丞等莫能知劉毅對曰三人以禾益之手

至益州濬笑曰如禾傍失者秩字明府秩當

益益州濬笑曰如禾傍失者秩字明府秩當

登樓談詠

祖餞之於林都亭詔曰今日之集雖曰分

岐實為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者

樓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等乘月登南

樓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等乘月登南

運米自給

太平御覽曰王思政遷荊州刺史州城多壞

中密送之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

中密送之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

州刺史織毫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

州刺史織毫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

又曰張威以罪免後從上祠泰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

又曰張威以罪免後從上祠泰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

倚公以重鎮何乃惟利是視孤負朕心因問威曰公所

倚公以重鎮何乃惟利是視孤負朕心因問威曰公所

執笏今安在威曰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奉笏以見

執笏今安在威曰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奉笏以見

拜洛州刺史又曰石苞為徐州刺史東關之敗苞

拜洛州刺史又曰石苞為徐州刺史東關之敗苞

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付卿

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付卿

設官部

設官部

樹又曰隋梁光彥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出於州境上悅其能賜粟五百斛帛三百段御織一枚

給居義舍 募墾公田 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

居之名曰義舍 又曰唐徐申遷韶州刺史按公田之廢者募人耕墾以所收之半界之歲入凡三萬斛

呼戴帽錫 謂隨使戶 史中記曰梁光彥初為岐州刺史

變詐稱其不能理政坐免復拜趙州刺史光彥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錫請復為相州改弦

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光彥下車發摘奸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於是合境大駭

原賈充假

蘇温人有攜家屬以從者謂之隨使戶 姑

羽葆 杜預給追鋒 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

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駟馬一匹追鋒車一乘卧乘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駟 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馬御府人馬錢三十萬 **增奪腴田給貧單 延文**

學設餅果 合辭事類曰長孫順德為澤州刺史素侈放餉順德繩摘無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占部口腴田十頃奪以給貧單 太平御覽曰蔡王智積為同州刺史

在州未嘗嬉戲端然讀書門無私謁有公孫尚儀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惟餅果酒纔三酌

其簡靜 如此

刺史四

原岳牧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諸侯也 史古諸

列岳 刺郡 隼旗 熊軾 彤檐 俱出 白帖

朱輻 漢書曰二千 千里 百城 俱出 白帖 樂職 王褒為

益州刺史作中 置兵 又曰魏司馬朗請州郡宜 高

車蓋 又曰黃霸為揚州刺史三歲治有績宣 霽威嚴

設官部 刺史

又曰魏相為揚州案法郡國守相多貶黜郡吉與書曰
朝廷知弱翁公行方直願少藏器於身相善其言為露
威嚴九州之長註云每九州之中天子選侯之賢者為
牧之十有三牧漢官解詁曰京畿十銅印墨綬詳通

銀印青綬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綬和元

位居牧伯

漢書朱博傳曰哀帝

又曰今刺史居牧伯

位下大夫

漢書朱博傳曰哀帝

丞相翟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今部刺

史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

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

諸州

後漢書百官志曰秦有監察御史監諸郡

諸州

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

督察

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

督察

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

應劭

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

應劭

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

漢興

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

漢興

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

承秦罷侯置守至武帝元封
五年始置刺史盡部州境
天子所使黃泰交州記

刺舉不法史者使也

奉詔條察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

部刺史掌

乘驛奏事

應劭漢官儀曰漢武元封五年初置

三年奏事

王隱晉書曰太康三年罷刺史將

懷以

王隱晉書曰太康三年罷刺史將

道德

又曰阮瞻遷平南將軍

示以恩信

晉書曰唐彬

諸軍事

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

獎勵

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

風俗

晉中興書太原溫錄云溫嶠字太真代應詹為江

將士

晉中興書太原溫錄云溫嶠字太真代應詹為江

人稱頌

清淨化人

魏書曰劉震為兖州刺

魏書曰劉震為兖州刺

咸服

魏志曰田豫領并州刺史清約儉

盜賊自止

魏志曰田豫領并州刺史清約儉

居部歲餘

盜賊自止

計日受俸

謝承後漢書曰楊秉

設官部

計日受俸

謝承後漢書曰楊秉

謝承後漢書曰楊秉

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十日一炊又

俸餘祿不入私門家至貧窶并日而食

左雄為冀州刺史不舉煙

火長食乾飯十日一炊

不事上司

魏志曰崔林為幽州刺史在

遜後濁

晉中興書曰王遜為廣州刺史何先清而後濁也

使作金刺通名妻詰之曰何先清而後濁也

車永貪濁

又曰車永為廣州刺史神馬白鳥

有神馬

察過詔條

又曰丞相司直郭欽奏豫州鮑宣

白鳥見

六條之外

行去法駕

又曰郭欽又奏鮑宣行去法

見碑墮淚

又曰羊祜字叔子為荊州刺史常登峴山及

碑詣闕乞留

又曰種嵩字景伯為梁州刺史被徵吏民詣

漢陽界屬與相辭

增為朕卧治

擢魏州刺史武后勞

十里不得乘車

設官部

曰公雖病可與妻子行

屈公卧治

太平御覽曰楊常

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

推心委公

又曰刺史寧為

使請事太祖即拜蒲州刺史

善始全終無

損功名也

推誠御下

又曰劉弘為荊州刺史推誠

御下

不畏豪強

山堂肆考

不受請託

東漢青

州刺史王龔不畏豪強按劾貪猾

千石十餘人郡邑守令聞風震慄

立碑市旁

又曰唐

遷洛州刺史豪右多占田敦願舉以沒官

立碑流所

又曰唐

者賦貧民百姓為立碑大市旁稱頌美政

又曰唐狄仁傑為寧州刺史郡人立碑頌德遷豫州刺

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三千人皆論死仁傑密疏請宥

詔免死越王兵敗支黨餘三千人皆論死仁傑密疏請宥

呼為慈母

又曰隋辛

又曰唐李桐客貞觀初為通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為慈父

為國竭命

又曰宗慤為豫州刺史吳喜為典籤每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乃止

事國竭誠

又曰源賀為

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不取羨銀

商州刺史州有治賦不受美玉

言嘗使林邑得美玉藏之海島垂

六十年今逢明政願奉之挺不受

思復遷滁州刺史有黃芝五

生州署民為刻石頌其祥

田第不及耕有拒生

於境內人賴以濟

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

拒生州境

又曰王方翼遷肅州

刺史州無蝗

虎不為暴

又曰李紳

科定其資

州刺史霍山多虎採茶者病之治機

資凡不歷郡刺史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宜科定其

事澄其源

又曰陸象先徙蒲州刺史嘗曰天下本無事

吏民皆

號薛公渠

東有沂泗二水合而南流胄積石

名崔公橋

刺史

為國竭命

不受美玉

芝生州署

拒生州境

於境內人賴以濟

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

拒生州境

虎不為暴

科定其資

事澄其源

吏民皆

號薛公渠

名崔公橋

得江表心

得

得

得

得

得

得

得

得

得

得

得

得

絕中國孝恪推誠
撫御盡得其歡心
照天蠟燭
天中記曰田元均治成

伸者必委曲問之蜀
皮裏陽秋
太平御覽曰褚裒字

人謂之照天蠟燭
私僮樵採
中興第一
又曰

州刺史莅政貞素常使私僮樵採
方伯最少
又曰荀羨為徐州

伊有武幹又善音律為
方伯最少
又曰荀羨為徐州

中興第一遷江州刺史
方伯最少
又曰荀羨為徐州

興方伯未有
並賜竹屏
又曰賀祥為荊州刺史

如美少者
並賜竹屏
又曰賀祥為荊州刺史

風祥取付所司太
咸慕側帽
又曰獨孤信為秦州刺

祖聞之命以賜祥
咸慕側帽
又曰獨孤信為秦州刺

其帽微側詰旦而更人有
原為十三州最
謝承後漢

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
原為十三州最
謝承後漢

為交趾刺史在任
治為天下最
魏志曰梁習字子虞

三年為十三州最
治為天下最
魏志曰梁習字子虞

為天下最太和三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
增

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增

賜錢米絹布
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呂岱出身萬里為國勤事家內困而孤不旱知股
賜

駢駟帛穀
又曰韋珍遷郢州刺史米絹布歲有常限
賜

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
賜

在此州飲水
有泉常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飲曰

吾在此州惟
勅相州習法
又曰行禁止稱為良牧上謂

當飲水而已
勅相州習法
又曰行禁止稱為良牧上謂

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
勅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

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為天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

下
當以卿應之
又曰韓麒麟除齊州刺史寡於刑罰

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
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戮以立威名

當以卿應之
又曰韓麒麟除齊州刺史寡於刑罰

訪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
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之言耶必欲責者當以汝

為始大吏 漸而退 原李燾朝廷聞之 謝承後漢書曰李燾為

廷聞之以 王基南方稱之 魏志曰王基為荆州刺史

能治劇 劉馥可任江南 難謂馥可任以太祖方有袁紹之

南方 劉馥可任江南 難謂馥可任以太祖方有袁紹之

稱之 劉馥可任江南 難謂馥可任以太祖方有袁紹之

為揚州 賈充綏靖西夏 充碩量可使持節都督秦涼

刺史 賈充綏靖西夏 充碩量可使持節都督秦涼

諸軍事 綏靖西夏 賈充綏靖西夏 充碩量可使持節都督秦涼

靖西夏 賈充綏靖西夏 充碩量可使持節都督秦涼

餘不 呂岱不餉妻子 吳志曰呂岱字定公為交州刺

聞之歎息 脩鹽池家家豐足 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

徵為尚書 脩鹽池家家豐足 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

領護羌校尉 脩鹽池家家豐足 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

池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通供中國之費

治芍陂官民有畜 魏志曰劉馥為揚州刺史流民越江

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 州界寧肅百姓稱

吳塘諸場以溉稻田官民有畜 州界寧肅百姓稱

之 魏書曰司馬朗字伯達遷兖州刺史州界寧肅 恩

化大行百姓樂政 謝承後漢書曰謝彞吾字堯卿遷荆

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勅荆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朕

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彞吾處東廂分惟隔中央彞吾

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悉與上合上歎息曰諸州刺史

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勸羣臣是時恩化大行百

姓樂 得人民心復留一年 續漢書曰百姓歡心被徵當

政 得人民心復留一年 續漢書曰百姓歡心被徵當

遷吏人詣闕上書請留之太后歎曰未 惠愛在人留

聞刺史得人民心乃許之 高復留一年 惠愛在人留

十八年 華陽國志曰嚴遵為益州刺史有惠愛每當

益州險遠以親鎮之 晉起居注曰太始元年詔曰益州

之 以中郎將下 湘州險固以叔父居之 譙閔王承書曰

當共理之朝 任分憂之寄 建唐虞之官宜崇九牧
播龔黃之政必務六條

刺史五

原詩 梁元帝後臨荊州詩曰擁旄去京縣褰帷辭未央
弱冠從王役從容遊豈張不學胡威絹寧掛裴潛床所
冀方留犢行當息飲羊戲蝶時飄粉風花乍落香高欄
來蕙氣疎簾度晚光綺錢臨仄宇阿閣繞長廊 又示
民吏詩曰闕里尚撝謙瀨一作厲鄉裁知足咨余再分陝
少思宜寡欲霞出浦流紅苔生岸泉綠方令江漢士變
為鄒魯俗 又別荊州吏民詩曰玉節居分陝金貂總

上流麾軍時舉扇作賦且登樓年光徧原隰春色滿汀

洲日華三翼舸風轉七星旂向解青絲纜將移丹桂舟

劉孝綽和湘東王理訟詩曰馮翊亂京兆廣漢欲兼

治豈若兼邦牧朱輪褰素帷淮海封畿地雜俗良在茲

禁姦摘銖兩馭黠震豺狸 **增**唐王維送梓州李使君

詩曰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

泉漢女輸檀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

韓翃送鄧州郎使君詩曰千人插羽迎知是范宣城

暮雪楚山冷春江漢水清紅鮮供客飯翠竹引舟行一

別何時見相思芳草生 劉長卿餘干夜宴奉餞前蘇

州韋使君詩曰復拜東陽郡遙馳北闕心行春五馬急
向夜一猿深山過康郎近星看婺女臨幸容棲托分猶
戀舊棠陰 又送柳使君赴袁州詩曰宜陽出守新恩
至京口因家始願違五柳閉門高士去三苗按節遠人
歸月明江路聞猿斷花暗山城見吏稀惟有郡齋窗裏
岫朝朝空對謝元暉 韓翃寄徐州鄭使君詩曰江城
五馬楚雲邊不羨雍容畫省年才子舊稱何水部使君
還繼謝臨川射堂草遍收殘雨官路人稀對夕天雖卧
郡齋千里隔與君同見月初圓 張籍送汀州元使君
詩曰曾成趙北歸朝計因拜王門最好官為郡暫辭雙

鳳闕全家遠過九龍灘山鄉祇有輸蕉戶水鎮應多養
鴨欄地僻尋常來客少刺桐花發共誰看 又寄蘇州
白二十三使君詩曰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去
身登第早年同座主題詩今日異州人閭門柳色煙中
遠茂苑鶯聲雨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忘却曲江
春 宋林逋淮甸城居寄任刺史詩曰擾擾非我事深
居斷俗情石莎無雨瘦秋竹共蟬清劔在慵閑拂詩難
憶細評寥然獨楮枕淮月上山城

增制唐元稹授韓察等明通沔三州刺史制曰朕子育
兆人凜乎懼一物之不至將我德澤流布於遠邇者其

惟良二千石乎具官韓察等久於吏職皆著能名或常奉詔條風聲尚在或歷居郊甸惠養有方命汝臨人勿違其俗夫明近於海懦則姦生通邇於巴急則吏擾沔當津會滯則人怨推是三者引而伸之然後可以分吾憂矣爾其勉之 白居易除郎官分牧諸州制曰漢宣帝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誠哉是言也朕每三復安得循理副吾此心今之臺郎一時妙選嘗經任歷率有才用雖典曹庀事其務非輕而卹隱分憂所寄尤重是用竝命分牧吾人歲時之間期於報政朕高懸爵賞佇期酬効咨爾夙夜其念之哉無俾龔黃專美前

代 杜牧授竇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刺史等制曰具官竇弘餘蘇莊等南郡盜作而蕭育拜河南政美而寇恂留爲人擇官因撫重之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父老有請其爲政也長育多方惠訓不倦凡設教令皆有科旨莊任南康悉心爲理謹身律下節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擾臨海越俗尤惜良吏就加起拜各叶所宜仕至二千石可庇人矣無異文律不自貴重副疲羸之望者須念終始坐狂愚之罪者勿論深污各膺寵祿無忝分寄

原碑後漢蔡邕荊州刺史庾侯碑曰君資天地之正氣

含太極之純精明潔鮮於白珪貞操厲乎寒松視鑒出於自然英風發乎天骨事親以孝則行侔於曾閔結交以信則契明於黃石温温然弘裕虛引落落然高風起世信荆山之良寶靈川之明珠也爰在弱冠英風固以揚於四海矣拜爲荊州刺史仗冲靜以臨民施仁義以接物恩惠著於萬里誠信暢於殊俗由是撫亂以治綏擾以靜帝嘉其功錫以車服方將掃除寇逆清一宇宙廓天步之艱難寧陵彞之屯否晉潘岳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曰君誕保靈和繼期載德宣哲清朗直道高尚若乃嘉號推賢博愛濟衆鄉黨服其義而縉

紳慕其風於時文后曆數在躬相國幕府實允華夏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成君名器納字參軍宏略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西陵之役懸軍深入親薄寇壘躬行天誅旣而救兵不進糧盡道窮因乃憮然迴慮殿其衆而返雖爲法受黜勲庸未崇而天下伏其勇世主思其忠潘尼益州刺史楊恭侯碑曰君毓乾靈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稟天然不渝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器膺弘濟智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矜泰履行則爲模楷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充於內而光華發乎外也君發迹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值天下多

虞疆場未靜以君先帝所拔懷寶後時而深達遠識有
經國之量故為腹心謀臣而監度政事焉君出則簡練
熊羆職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規帷幄其所以進可
替否決疑定策者皆言效於既往而事簡於帝心君再
臨司官三撫名郡方將宣文德以來遠建武功於所牧
銘曰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恭表應期秀特文兼六
行武備七德忠肅弘毅柔嘉溫克機事無瑕臨疑不惑
我謀既精我化既清澤流河朔勲著王庭西南未彞侯
其是寧上天不惠早世潛靈 北齊邢子才冀州刺史
封隆之碑曰公世載儒雅之風家傳鐘鼎之業出三代

而克阜歷兩都而轉盛五世祖游游子孚恥斯鳥獸狹
此丘壑濡足焚首念在一匡委質中山並充袞闕故已
援墜拯溺大庇生民祖定功業建旆懷藩揚旌冀部耳
目相接歌詠獨存父司空孝宣公稟潤玉府承華桂簿
望振鷺而齊舉軼歸鴻而並運以茲一德光事三主七
登九伯之重再處八元之任必有餘慶事屬才子莫之
與京理歸世祿非因原隰之氣詎待河嶽之靈發純粹
而成址稟中和而樹質神體秀異志識閒爽幼體成人
弱不好弄同鳳凰之五色非豫章之七年太昌初平洛
除侍中驃騎大將軍密勿樞功逶迤袞職貂蟬承弁華

藻披衣鳴雙璜於峻陞驅六轡於廣路升華輦以弼一人踐泰階而平天下周王褒故陝州刺史馮章碑曰其先陶唐氏之苗裔堯少子生而手有馮字因以爲氏俾侯於魯義等房心之地余與之廣事符河汾之邑使君稟靈河嶽比德璵珩閨門和美譽聖開宗握文命氏濁水北流秦關東徙巖險襟帶山河枕倚陸離組甲從容青紫庾信少保幽州刺史豆盧府君碑曰本姓慕容燕文帝晃之後也其先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開國承家始靜遼陽之亂尚書府君改姓豆盧筮仕於魏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直幹百尋澄波千頃留心職任

愛翫圖籍官曹案牘未嘗煩擁戎馬交馳不妨殊俗兄弟公侯國朝親戚宜春有湯沐之盛濯龍無流水之譏渭南千頃之竹尚懼盈滿池陽三頃之田常思止足銘曰朝鮮稱國孤竹爲君地稱高柳山名密雲遼陽趙列武遂秦分寶珪世胄雕戈舊勲名稱實賓言謂身文朝傾地鎮夜落台星石壇承祀豐碑頌靈渭城高柏昌陵下亭須知地布爲讀山銘

原墓誌梁王僧孺豫州墓誌曰自姬發系因魏傳緒留路在趙名賢世襲相秦將漢英雄係踵忘寵辱無愠喜靡矜夸慎嗜欲其行軍用武勲合竒正乃治邊御衆威

裕兼行常凜凜然以中原爲己任或欲十萬而橫行乍
思五千而深入尅反舊京飲馬函渭然後高卧閒帷晤
言空谷思魯連之辭賞慕田疇之高蹈而火傳川逝長
塗已迫雖景鐘良史有功必書刻板鏤石宜兼不朽銘
曰高勲藹藹長旌高旆入作爪牙出司襟帶民謠不息
王言有會功爲上等政稱九最日隆寵秩方登遠大義
轡難留濛水易收祕丘元戶杳杳悠悠 陳徐陵裴使
君墓誌銘曰君五音之候兼其方牧八陣之圖窮其巧
變用能戰必勝攻必取督稱無難兵號解煩朝飛火箭
夜聳雲梯燧象從奔聯狼已合於是厥顏不撓極哈諸

戎龐德高聲肆言羣逆胡彞總至猶持子路之纓鋒刃
相交終荷温生之節每以財輕篋籜義重嵩衡割宅字
貧友之孤開門延故人之殯篤好朋遊居常滿席每至
鮮雲藹藹披王安之衣明月團團似班姬之扇日帶花
以如笑風鳴條而若歌傍列絲桐對揚文酒一石之後
逾能斷獄五斗之量猶未解醒嗟乎潘岳之詩致哀周
密莊公之誅用愍相遺 江總廣州刺史歐陽頎墓誌
曰公家習尚書少府儒高於漢冊世居渤海太守文重
乎晉原中原喪亂避地南徙公孝敬純深友悌敦睦家
積遺財並讓諸季兼賙同壤公含章內暎遠識沈通室

嗜欲謹言行資貞幹事廉隅梁室不造凶羯憑陵公被
銳執兇有志匡復梁孝元帝授散騎常侍東衡州刺史
始興縣侯而大戎弑逆宗社播遷陳纂捐讓攸歸高祖
恩加惟舊橫使持節都督南衡二十二州諸軍事廣州
刺史進爲開府儀同三司山陽郡公進號征南將軍加
鼓吹一部巫山遠曲喧騎吹於日南芳樹清音肅軍容
於海截追贈車騎將軍司空公涉獵六經優游百氏寬
徭省賦化百越之歸心撫寒投膠感三軍之死力在室
如賓寧慚屋漏不貪爲寶每畏人知殺青無兼兩之疑
薏苡豈懷珠之謗如羊如粟不改彛齊之心遺慶流風

方留豹產之德

原表魏武帝領兗州牧表曰入司兵校出總符任臣以
累葉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顧命是以將戈帥甲順天行
誅雖戮彞覆亡不暇臣愧以興隆之秩功無所執以僞
假實條不勝華竊感譏誚益以維谷 梁簡文帝爲武
陵王讓揚州表曰臣延首青冥傾心紫府言非東里誠
譬北辰而滔滔雲漢不被霈然之澤鬱鬱仙居方隅下
臣之奏周任量力固請所陳明主理奪伏冀照許臣聞
繫風捕影涉求之路靡階玉馬金舟過遠之資無託
南康王會理讓湘州表曰絲言自天而忽委玉刻披雲

而下墜浮舟千仞呂梁之惕已深總轡萬尋懸車之懼
非淺 劉孝儀爲安成王讓江州表曰臣聞失晨之雞
雖不忘於改旦敗駕之馬終取忸於銜鑣臣昔牧淮岱
皇風咫尺一變至道易以爲政而亂政莫理美錦徒傷
豈可復宣六條闡化千里 又曰臣聞六轡沃若不策
元黃之馬九成輪奐無求擁腫之材何則跳踔之路已
窮梁棟之用斯闕 南平王讓徐州表曰竊以淮岱務
殷事乖坐嘯粉榆望重非可卧治臣縣頓枕席動移旬
晦恒恐尺波易流寸陰難保寧可復冒此寵膺茲恩榮
臨川王解揚州表曰臣自馳傳斗牛作牧淮海政刑

兩空璿璣六運旣昧弛張之要猶慚大小之獄故以結
泳濡翼取愧能官每一進思無忘退食誠復恩私可憑
而彛倫難紊敢恃慈弘冒披心款乞解州任少弭素餐

又爲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曰臣大邦維屏旣慚宗
子之詩思樂泮宮有缺僖公之頌特以周開元伯錫壤
參墟漢啟三陲分珪舊楚身私家慶總集微躬擁部襟
帶跨制數州西距嶢關南踰鄧塞雖復呼韓來朝藁街
納質二鹵尋戈四郊無警猶如王戎雅識羊祜尚義臣
求諸已無或宴安進思盡忠幾乎私竭 李揚州舅讓
表曰人心彼此盡爲敵國金柝夜警和門晝閉加以淮

水淼漫危同三版懷山之勢已成爲魚之期可見若使身死可以益國城沒足用報恩雖葬魚鼈其甘如薺政以朽耄無庸必負恩寄恥辱之甚非止老臣

原啟梁陸倕謝勅使行江州事啟曰封畛遐曠屢井與實陸海神臯偏屬茲境兼以茂親明德維翰作鎮宣述條教光贊聖猷自非問望兼弘寧可擢膺嘉舉

原教齊謝朓爲錄公拜揚州恩教曰昔召南分陝流甘棠之德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忝屬負荷任總侯伯受餞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雜會四方是則而向隅之矜斯積納隍之歎猶繁興念下車無忘待旦有齊禮

導德致之仁壽弘漏網之寬申在宥之澤 梁簡文帝

罷雍州恩教曰折以片言事關往聖寄之勿擾傳彼昔賢故刻木不對畫獄無入吾自之雍矜懷圉犴幸得天無虐旱地歇怪蟲今軸車行塗舟艗且戒植柳官渡尚或依然寄飯曹僖猶思恩宥况義化君民節離寒暑憫

茲岐路宜留惠澤 臨雍州原減民間資教曰誠欲投

軀決堤曝身求雨九伐方弘三驅未息役爨之憂兵家斯急師興之費日用彌廣今春流旣長艗舳爭前轉漕相追饋糧不闕義存矜急無俟多費 臨雍州革貪惰

教曰壯夫疲於擐甲匹婦勞於轉輸藜藿難充轉死溝

壑春蠶不暖寒肌冬收不周夏飽胡寧斯忍復加哀削傷盜抵罪遂爲十一之資金作贖刑翻成潤屋之產

增記唐元結道州刺史廳壁記曰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奸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卹養

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廩而已故爲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以來諸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焉

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曰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人物之高選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密邇京師或控壓衝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長吏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咽喉吳越勢雄江海監莅者多當時名公宋丞相劉僕射崔尚書訐謨大政其間劉尚書裴給事之盛德遠業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

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節制方隅有事已來承制權假則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人受賜由是望甲餘

州名士良將遁臨此部况郊海門地浙江三山動搖於
掌端靈濤歎激於城下水牽卉服陸抗山纛駢檣二十
里開肆三萬室近歲炎沴繁興寇盜連起百戰之後城
池獨存乳哺疲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
幼平爲之公體仁而清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人
澄曠有清江之姿崑峩有秋山之狀麾幢戾止未逾三
月降者陳忠義歸者喜生育旌次讓利轅門無聲人咸
曰休哉以卿佐之才導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爲公爲侯
福履宜之未見其極也

增序唐韓愈贈崔復州序曰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

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
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
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
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
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
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
恒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
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愈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
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
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

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書

州佐總載

原杜氏通典曰州之佐吏漢有別駕治中主簿功曹書

佐簿曹簿曹從事史主錢穀簿書兵曹兵曹從事史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馬部郡國

從事史典郡書佐等官又有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

皆州自辟除為百石又後漢書或云秩六百石職與司隸官屬同惟

無都官從事漢魏之制復增祭酒文學從事員晉又有

武猛從事員其州邊遠有山險寇賊者置弓馬從事五十人歷代職員互相因

襲雖小有更易而大抵不異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

軍開府則州與府各置僚屬州官理民別駕治中府官

理戎長史司馬等官是後魏舊以州牧親人班九條之制使

前牧選吏以待後人獻文帝革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

仰自舉擇以為選官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自孝明孝

昌以後四方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

皆立僚佐頗為煩擾高隆之乃表請自非邊要見有兵

馬者悉皆斷之北齊上上州刺史屬官佐吏合三百

九十三人以下州遞減十人其州郡佐吏皆州府辟除

及後主失政賜諸佞幸賣官分州郡下逮鄉官多降中

旨故有勅用州主簿郡功曹者後周刺史府官則命

於天朝州吏并牧守自置至隋以州為郡無復軍府則州府之吏變為郡官矣

別駕一

原杜氏通典曰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漢制也歷代皆有

散騎常侍隋及唐並為郡官佐後

別駕二

原持版贈刀白帖刺史六條曰州別駕治中部見刺

史有佩刀相者以為三公服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為以卿有公輔之量故相與之同

從事秩居刺史半郡應劭漢官儀曰別駕秩百石同諸

駕舊與刺史別乘同流宣王化於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

鄧盛馳傳謝承後漢書曰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

更辟蕃惶懼起視職北堂書鈔王允別傳云本郡民

有路允欲殺之無名行太守王殊名補吏允犯顏直諫殊

怒收馳傳補為別駕從事當展驥足顯化鷹揚志

曰麗統字士元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

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北堂書鈔管

寧讓別駕表云州民管寧誕燕雀之賤棲朝桐之華夫

昧所者明使君之羽翼顯化之鷹揚宜授英儒非誕聞

私者以腹心之任并總幕府王隱晉書曰王祥字休

駕委以腹心之任并總幕府王隱晉書曰王祥字休

正色焉王隱晉書曰王長文廣漢人也益州五辟
 公府再拜皆不就又送別駕傳辟之長文佯狂不詣州
 逃改服齊傳假董正 早辭請鄧祭董正字伯和南
 海人也時州治蒼梧郡張使君舉正三辟不就後更辟
 書正難重違州意從詣州使君聞已在途命書佐齊別
 駕從事假正正慚俯就復上傳送本郡劉尚 晉書曰鄧祭
 並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劉尚 公同志友善
 禮請祭為別別駕祭嘉其好賢乃起應召厚 貳職四岳
 佐理六條 佐股肱之郡 屈公輔之才 當共理
 之才 居半刺之任 貳龔黃之政 播海沂之謠
 縣屈良才時善龐統 邦稱孔亮人詠王祥

別駕三

原緹油屏泥漢書循吏傳曰黃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
帝賜車蓋特高一尺別駕主簿車緹油屏

泥於軾前 屏星曲翳豫章列士傳曰孔恂字巨卿為
別駕從事車前後舊有屏星如
 以章有德 屏星曲翳刺史車曲翳儀式刺史因怒欲去別駕車屏星恂曰使
君毀國舊制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乃投傳去刺史追
 謝之 以儉厲俗謝承後漢書巴祇傳云祇為別駕體
乃止 以儉厲俗 素清白以儉厲俗在官不迎妻子俸
 餘不 以疾辭官魏志曰兗州刺史令狐愚
琇北堂書鈔應亨與州將書云誨命欲求別
子又曰袁紹領冀州以田豐為別駕豐勤
魏志曰天子紹不納及敗曰吾漸田別駕豐勤
曰昨案戶籍可得二十萬眾故為大州也琇對曰今天
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表元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
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
甲兵惟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
公哉太祖改容謝之於時賓客皆伏失色
又曰温恢為揚州刺史還濟州吾無憂矣
季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濟州吾無憂矣

善於將命

臧榮緒晉書何攀傳云王濬為益州辟攀為別駕濬謀
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
攀籌畫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面陳軍事
吳之策攀善於將命帝嘉之詔攀參濬軍事
才北堂書鈔曰王丞相集有教曰護軍長史顧和理識
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與吾宗者必此子
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御速步君
曰超卿矣周顛遇之僕才王導為揚州請為別駕
江統舉賢江氏家傳曰江統字應元太傅東海王越為
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又辟孔文舉貴州人土有堪此
者否君舉高平郗道徽為賢良陳留阮宣子為直言濟
北程弘叔為方正 易雄解位長舉孝廉為州主簿遷
皆於時選為允 在府稱職又曰丹陽陶錄
別駕自以寒門不宜久處 所在任職又曰丹陽陶錄
將軍王敦命為參軍 所在任職又曰丹陽陶錄
轉州別駕在府稱職 所在任職又曰丹陽陶錄

為別駕溫出征伐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
要蒞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在職十年
朝誠亮北堂書鈔王丞相教云治中 協和輔相魏志
傳云刺史王陵特表請 先主辟龐統 蜀志龐統傳云
基為別駕協和輔相 先主辟龐統 蜀志龐統傳云
器之辟為主見與言譚大 呂範辟陸遜 吳書曰孫權嘉
顯之雖為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 陳茂諫周敞
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 陳茂諫周敞
不宜履險謝承後漢書曰陳茂有異術交趾刺史吳郡
曰不宜履險敵不聽涉海遇風船 郭舒諫王澄不可
欲顛覆茂仗劍呵罵水神方得濟 郭舒諫王澄不可
輕佻晉陽秋郭舒為荆州別駕諫刺史王澄宜
撫養文武簡練士卒以備不虞不可輕佻

治中
原杜氏通典曰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眾曹文
設官部

書用漢制也歷代皆有蜀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
任始當展其驥足乃以為治中晉郁鑿為治中別駕之
車武子為桓温治中有會不同温輒云無車公不樂又
梁陸襄字師卿為揚州治中襄父終此官
乃固辭武帝許聽與府司馬換解居之
改為司馬佐後 隋為郡官唐

治中二

原大水及期益州者舊傳云任文公為治中時旱白

單席於地又云張彦字伯春為治中刺 職在刺割王

論衡自紀篇云王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

陽九江廬江後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

思歷年 恐非常選晉書庾冰表云州 凌虛歸家鄧

寢廢 明南康紀曰盧耽任州為治中曉不及朝則化為白鵠至閣

虛歸家曉則還州曾元會曉不及朝則化為白鵠至閣

前迴翔欲下威儀以 奉使稱意蜀志曰先主數令彭

第擲之得履一隻 為治中從事兼起徒步檀道鸞晉記曰習鑿齒字彥威

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兼

為治中從事兼起徒步 三轉至治中檀道鸞晉記曰習鑿齒字彥威

矜得遇 三轉至治中檀道鸞晉記曰習鑿齒字彥威

滋甚 三十為治中世說曰習鑿齒之自州從事

歲中三轉 三十為治中世說曰習鑿齒之自州從事

治中謝朓曰不遇明 陳禪五毒畢加謝承後漢書曰

公荆州老從事耳 陳禪五毒畢加謝承後漢書曰

從事時刺史為人苛刻受納賊賄禪當傳拷乃至

答掠無算五毒畢加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釋 澹割耳訴枉王隱晉書曰陰澹時弱冠才行忠 所拔

皆為牧守 益州者舊傳柳琮字伯騫為治中與鄉

里為之語曰得黃金一 諸事一以諮之江表傳曰孫

笥不為之語曰得黃金一 諸事一以諮之江表傳曰孫

吏悉歸附而潘濬獨稱疾權遣人以為治中諸事一以

設官部 治中

從事一 典郡書佐 祭酒從事附

原杜氏通典曰部郡國從事史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

主督促文書舉非法朱震字伯厚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三府諺曰車如雞棲

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典郡書佐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各主

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 祭酒從事史漢魏以

來置宋世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事自江左揚州

無祭酒而以主簿治事

從事二

原德行堂堂 辨論洵洵益部耆舊傳曰邢顯為州從事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

昂顯字子昂魏志曰嚴包字文通才學最 舉姦摘

伏 依法執案益部耆舊傳曰賀太和州辟為從事舉姦摘

芝為南陽郡從事太守芮氏親 百僚敬服萬里

清 謝承後漢書曰胡騰為荆州從事萬事既辦一州肅

萬里 就車赴職 投傳去官謝承後漢書曰朱震為

之憂力疾就車職重人輕必不堪久 王隱晉書曰劉

毅州辟為都官從事京邑肅然彈河南尹事司隸徐不

躍虎又龍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

原文學 從事管輅別傳云冀州刺史裴徽檄召輅為文

大熱移床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 武

猛 從事典畧云張楊靈帝時 材力過人蜀志曰馬謖

設官部 從事

州從事隨先主入蜀 武力過人 張遼傳云張遼少為

材力過人好論軍事 三府側席 北堂書鈔鍾離意別傳云

過人召為從事 謝承後漢書曰周樹達於法

九江郡從事 八辟從事 善能解煩釋疑八辟從事

三府側席 陳事序要 又曰周樹辟為從事刺史孟觀有

其身 益部者舊傳云李弘字仲元為州從事揚雄稱

不畏疆禦 華嶠後漢書曰衛羽為州從事時常侍單超

第五種欲收之聞羽素抗厲乃召羽謂曰聞公不畏疆

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

馳至定陶閉城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七 號曰

卧虎 陳留者舊傳云高慎字孝甫敦質少華口不能劇

譚嘿好沉深之謀為州從事號曰卧虎故人謂之

嶷然不語 當為鷹犬 謝承後漢書曰朱震為部從事

高孝甫 當為鷹犬 時濟陰太守單匡在官放恣辟

震請見曰 師友之道 東觀漢記曰班彪避地河西大

當為鷹犬 孟嘉傳曰庾亮拔孟嘉為勸學

接以師 尚德之舉 從事高選儒官嘉值尚德之舉

廉潔通敏 漢書曰趙廣漢為州從事

傳曰虞芝轉部從事太尉冰霜 世稱冰清 東觀漢記

不遵法度芝乃諷諫威厲冰霜 號白馬從事 廬江七賢傳

幼陵為別駕從事監職公 號白馬從事 廬江七賢傳

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 號白馬從事 廬江七賢傳

從事有劇賊淳于臨等數千人攻縣光武遣司空李通

帥師擊之州牧惶怖恐獲罪眾於自請以恩信曉諭

降之乘車駕白馬往到賊所以義告諭臨 比都官

素服名德即降服民立生祠曰白馬從事 比都官

從事 見司隸校尉 喬公得姦賊 梁縣功曹荆河州刺

史周景行部到梁國公祖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

文

設官部

尚德之舉

從事

比都官

公有道術益部者舊傳曰任文公有道術為州從事越

當有逆變因率駕去未子顏奇士可與計事東觀漢

能發者為郡兵所殺漢字子顏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召見漢甚悅之令思

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令思

才器以為賓友晉中興書曰華譚字令思幼而好學弱

中正一

原杜氏通典曰按陳勝為楚王以朱房為中正而不言

職事兩漢無聞魏司空陳羣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

州之才優有昭鑒者除為中正自拔人才銓定九品州

郡皆置吳有太公平亦其任也吳習溫為荆州太公平

祕為尚書僕射代溫為晉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

中正其用人甚重晉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已告老後舉

不宜勞以碎務孫尹表曰司徒魏舒司隸嚴詢與毅年

茲相近管四品銓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寮總攝機要舒所統

過八入為司徒毅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武公年

慮毅遂為州都銓正人除九品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

始中正為內官者聽月三會議於東門外設幔陳席又

劉毅上表刺史初臨州大中正選州里才業高者兼主

簿從事迎刺史若吏部注曰僕射諸葛恢改稱州都大中

正為吏部尚書侍郎司徒左長史掾屬皆為中正臣今

齊梁亦重焉梁沈約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太子後魏有

設官部

中正

北齊郡縣皆有其

本州中正以京官為之乾明中邢邵為中書監同郡許
欽道出邵為刺史隋有州都其任亦重晉王廣為雍州牧司空
都唐無

中正二

原定九品

晉書曰劉毅論九品云臣聞官材三難治亂

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職名中正除九品也有八

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也

損上詳不能寬大魏畧云時苗中正德胄鉅鹿人也為大

才不能寬大然紀人之官令領其部中正定九品至於叙人

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觀過黨里又應璩新詩云十室

品之制置郡中正觀過黨里又應璩新詩云十室

平次人才觀過黨里又應璩新詩云十室

自品編戶又孫楚集奏曰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

而陳羣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決於胸臆收才不

問階次豈賴九品而得人今可令長守為小中正各自

戶其編銓評之職干寶晉記云傳咸在位多清定

之選北堂書鈔湛方生讓中正總十六州王隱晉書

州中正操人主之威北堂書鈔云劉毅論晉置九品

掌州鄉之論又傳暢自序云時請定九品以余為

淵鑑類函卷一百一十一

燕巖函卷一百一十一

<p>掌限麻之論 中而余以 理考冠九 龍之論</p>	<p>燕巖函卷一百一十一</p>	<p>燕巖函卷一百一十一</p>	<p>燕巖函卷一百一十一</p>	<p>燕巖函卷一百一十一</p>
--	------------------	------------------	------------------	------------------

